

現代文藝

5



現代文藝出版社

目 錄

現代文藝

(第五期)

出版者：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
編者：現代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
本社地址：

27, Teo Kim Eng Rd, S'pore, 14.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1161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一) 評舞蹈晚會的演出 林長松(1)
- (二) 正確對待格律詩問題 戈 凡(5)
- (三) 論海涅和他的詩 包 平(7)
- (四) 不要急于出版詩集 賀 江(10)
- (五) 給剛果 史 英(10)
- (六) 嘉爾娃的愛情 謝煒先(11)
- (七) 失去的青春 穆 朗(17)
- (八) 「○打伯」走在新修的泥路上 方里虹(19)
- (九) 祝 福 吳 禹(19)
- (十) 大紅山的兒女們 流 英(20)
- (十一) 青苗版
- (1) 熱愛 青 石(封3)
- (2) 誰都在期望 莎 川(封3)
- (3) 躑躅 斐 亮(封3)
- (十二) 商業介紹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稿件。
1.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特寫、雜感、隨筆等。
 2. 文藝理論、作家介紹。
 3. 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
 4. 翻譯作品。
 5. 漫畫、木刻、素描等美術作品。
- (二) 來稿務請用方格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來稿如需退回，請附足郵資。
-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中英文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七) 請勿一稿兩投。
-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 149, Jalan Bahagia,
S'pore, 12.

評舞蹈晚會的演出

看愛同和崇福校友會聯合
主辦的舞蹈晚會後

林長松

(一) 前言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愛同學友會和崇福校友會聯合主辦的舞蹈晚會的演出，順利成功地結束了。觀眾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每個節目結束之後，都能引起一陣陣熱烈的鼓掌聲浪。這說明一個問題：這些節目觀眾是非常喜愛和非常歡喜的。是的，這次演出的成績，以本邦目前民間文化團體的演出水平來說，是相當不錯的。尤其是處於低潮期的現實環境下，有這樣的演出，更是很難得。

任何一種文化藝術，都是服務於社會運動的，文化藝術的任務是教育羣衆，鼓舞羣衆，替羣衆加油打氣，它必須反映現實，反映社會的本質，回答和指出現實中五花八門的社會現象的真實趨向，向羣衆灌輸正確的人生觀。這些任務是現實主義藝術和藝術工作者必須完成的，否則，那便不是現實主義者，那便是窮極無聊的把藝術當兒戲，成爲有閒人士的奴才。羣衆的情緒是會波動的，尤其是具有兩面性的知識份子，他們情緒波動的更大，有些甚至一厥不振，沉陷於深淵而難於自拔，他們苦悶徬徨，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對於未來失去信心。我們的文化藝術，或我們的演出，就是提高羣衆的情緒，就是對這些知識份子大聲說：朋友，這樣是不行的，這樣做，只有永遠苦悶，永遠徬徨。我們要告訴他們，黑暗之後就是天明，殘冬過後，美麗的春天就會溫暖大地。所以，我們的演出工作，是神聖的，崇高的，偉大的。在社會運動中，它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環。從事舞台藝術工作的朋友們，應該清楚的看出這點，應該堅持這項神聖和偉大的工作。雖然目前的困難很多，但只要我們努力，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二) 對「梁祝」的意見

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樣，深深地被「梁祝」所吸引住了。由於「梁祝」是本邦編創的節目，裏面有許多值得商討的問題，所以，我比較着重談這個節目。

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個故事，是一個綺麗動人的愛情傳說，它在民間的流傳有上千年的歷史，這說明中國老百姓是非常喜愛它的。這個傳說世世代代的傳下來，經過了不少民間藝術家的不斷修改，豐富和藝術加工，成了現在我們在舞台上（或電影銀幕上）所看到的彩色鮮明，情節豐富生動，人物形象完整的優秀劇目。這個故事，歌頌了梁山伯與祝英台反抗封建制度，爭取幸福和自由的偉大精神，梁山伯與祝英台是自由，幸福和理想的化身，但却葬送在封建制度冷酷的墳墓中。但是人們並不甘心於他們悲劇的下場，用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把他們再生於「化蝶」這一場場面。在封建制度裏面，婦女受害最深，她們的遭遇也最悲慘，她們是處於重重壓迫的最底層。婦女常常是買賣式婚姻的犧牲者，被當作發財的搖錢樹，獸性發洩的對象，……等。因且，鬥爭的重點落在英台的身上，這就成爲很自然和不會奇怪的事了。所謂有壓迫必有反抗，那裏有壓力那裏就有反抗，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英台的形象是生動的，性格是發展的。起初她用超人的智慧，「喬裝戲父」說服了父親，突破了封建縛束的第一關，得到了出門讀書的權力，接着又勇敢地愛上忠厚的梁山伯，終於堅忍不拔地和她的父親（封建社會的維護者）展開堅決無情的鬥爭。梁山伯與祝英台雖然犧牲了，但封建社會卻受到很大的損傷。

要使一個藝術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並具有教育羣衆的無比豐富感染力，那麼創作者（或編創者）應該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對於生活題材，對於歷史事件，對於民間傳說具有很強的分析能力，也應該具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卓越的創作技巧，此外還必須化一定的勞動力。天下並沒有什麼不須經過努力而成爲偉大藝術家的，也沒有什麼不須化勞動力而會突然湧現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優秀作品的產生，勞動力是很重要的，而且勞動力往往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對於題材的思索，比較和分析，藝術構思等，應該很細心而且要下很大的

努力，去挑選最典型的事件，創造典型環境，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人物形象更豐富更完整和更突出，這樣的典型人物形象才能以最大的力量去感染觀眾，教育觀眾。貝多芬、托爾斯泰、茅盾等著名藝術家，他們在創作事業上，所化的勞動力是很驚人的。化幾分勞動力就能獲得幾分價，在藝術創作上，勞動力和成績是成正比例的。

該晚「梁祝」演出給人的印象是不很深刻的，雖然舞台上的表演一幕又一幕地過去，演員們亦相當賣力，但還是無法扣住觀眾們的心弦，在整個節目演出過程中，有很多地方觀眾們是在「不知所云」的情況下過去的，假如不是音樂的魅力吸引着觀眾的話，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會忍耐不住。在這裏，不妨把整個演出過程作個簡單的分析：第一幕開始時描寫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草橋亭畔相遇，這些觀眾是看得懂的，接下去兩個人比手劃腳的，不知說些什麼？觀眾就無從知悉了。當然觀眾能猜得出，他們兩人是要到杭州讀書，他們所談的，大概是與這有關的事情。但要知道，藝術是以人物形象和人的行動去表達思想感情的，是以劇中人物對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憎和愛來展開主題思想的，不能夠用比手劃腳或打哏謎的方法來代替這個原則。在藝術創作上，尤其是在舞劇當中，表現主題思想應該以人物形象為出發點，使人物生活在舞台現實的環境中，而不應該從概念出發，把人物局限於比手劃腳的概念化的情景裏面。從整個節目演出過程中，概念化的傾向是很強的。必須首先說明一點，這個傳說是家喻戶曉的，觀眾對這個故事的情節是非常熟悉的，只要一點暗示，觀眾就會連想起來，知道演員們是在做什麼，這是給編創者一個很好的條件，在編創的時候可以大膽的剪裁。而不是給編創者利用暗示或比手劃腳的手法來表現故事內容，這是應該首先弄清楚的。我們不禁要問，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草橋亭畔雙雙結拜，是什麼因素引起的？是在什麼基礎上發生的？是不是前世註定而命該如此？還是突然地偶然地發生的？我們的回答當然是：不是

突然地偶然地發生，不是前世註定而命該如此，因為我們不是宿命論者。而是在互相愛惜互相羨慕的基礎上才能發生的，他們的風度、意趣、年齡等是產生愛惜和羨慕的因素。半途相遇和共同訪名師只是引線和產生感情的機會而已。互相愛惜和互相羨慕是後來產生愛情的伏線，或者說這是愛情的萌芽。因此他們的才氣風度，他們的意趣及互相愛惜互相羨慕在這一幕裏是最重要的，但卻得不到很好的表現，非常遺憾。第二幕是敘述梁山伯與祝英台寒窗三載共讀共玩的情景，雖說他們情如手足，事實上他們已有深厚的愛情，他們的愛情已有長遠的發展。如果說在第一幕時他們的愛情是萌芽時期，那麼這一幕卻是花開果熟的時期。舞台上所展現的同窗共讀三載長的情形，基本上是可以表現出來的，但同窗共讀的情趣卻很薄弱，不夠突出。接下去的共舞，大概是表現他們在共同生活中非常愉快吧。但這種表現方法也不好，非常空洞。觀眾只知道他們很快樂，而不能從具體事件中感覺到。在這一幕裏，也犯到了概念化的毛病。共舞並不是不好，假如編創者能用雙人舞的方式來表現的話，甚至發展成四人舞（讓四九和銀心也參加），就會產生很好的氣氛和效果。這種雙人舞和四人舞的運用，在舞劇裏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這是一種表現力很強的表現方法。在很多舞劇中，如天鵝湖、蔓羅花、寶蓮燈、巴赫奇薩拉噴泉、睡美人……等，沒有一個舞劇不利用這種方法來表現。尤其是雙人舞，常常而且幾乎專門是用來表達愛情的，天鵝湖和寶蓮燈就是很好的例子。實際上舞台所表演的就是雙人舞，但缺乏組織，缺乏很好的安排，非常鬆懈；和我們觀念中的雙人舞距離很遠。跟着下來的是壞消息來了，銀心拿着祝老催歸的信進來，這意味着他們要分開了。在這段裏面傷心的似乎只有祝英台一個，梁山伯站在一旁好像不置可否一樣，

過了這個時候才牽英台的手送她上路。這一段雖然很短，假如處理得好，是很能得到觀眾的同情心的

。第三幕是抗婚與樓台會，觀眾可說看得懂。對於抗婚一場，鬥爭不夠強烈，對於新舊思想矛盾的處理不夠尖銳，不能把思想衝突帶到最高潮。祝老拿着喜帖交給英台的過程，似乎很呆板，接着下去的發展也有同樣的感覺，人物性格也很一般化。祝老被英台三翻四次拒絕氣得幾乎昏倒，但後來腦氣沖沖地走掉時卻顯得氣力非常充沛，顯得不大合理。用人體衰老的生理現象來表示封建思想受到反擊，是很微弱的，也是不適當的。假如能加強英台的反抗精神，甚至言正詞嚴地步步逼視祝老，使祝老自知理虧知難而退，但老朽頑固的祝老絕不會甘心自己的失敗，絕不會讓步而丟了一面子，他一定會施以更大的壓力。總之加強英台的反抗精神，一壓一反地不斷衝突，才能把劇情帶到高潮。可是抗婚裏面的祝英台，顯得很弱，只用拒絕來代替反抗和鬥爭。樓台會在雙人舞的組織方面比較好（和其他地方比較），但對於失去愛情和理想而感到悲傷的情緒方面，還是很不夠，假如能加以提煉和發展，是會更好的。殉情這一幕，是處理得最好的一幕，這一幕我沒有意見，這裏不談了。最後一幕化蝶，似乎太簡單。前面本來有一段時間可以利用，但卻給兩隻蝴蝶佔去，太浪費了。前面說過，思想內容是主要用人物形象來表現，道具只能是輔助和襯托。我相信編創者大概是要用蝴蝶來象徵梁祝的再生，但犧牲了這麼多的時間太不值得了，事實上用人形化的蝴蝶來表現比用道具來表現好得多。因為前面太浪費時間，所以造成後面的簡單粗糙。

從上面所作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動作語彙的運用非常貧乏。從頭到尾，跳來跳去的動作差不多都一樣。這說明編創者對於動作方面的理解及運用，非常粗淺，這大概是經驗及修養不夠所造成。（二）雙人舞的組織及安排不夠緊密。在舞劇裏面，雙人舞的運用是很重要的，假如弄得不好，觀眾就不能抓住劇情發展的主線，也就不能領會舞劇的內容。從整個演出過程中，我們難得看到他們（主角）真正雙雙共舞，而只看

到他們不斷的交換台位。這就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抒情氣氛。(三)沒有充分的利用生活事件。舞劇有完整的故事內容，有思想衝突，有各種不同思想和性格的人物。但這些東西是通過生活事件，把各種生活事件系統地連系起來，才能表現。因此，生活題材的選擇，安排及提鍊，對於表現主題思想，表現人物性格，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說，日常生活事件，在許多電影，舞劇中都用過了，假如我們重搬，就太俗氣了。這種說法外表看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只要我們細心的想一下，就會發現這是不對的。比如說愛情吧，在藝術作品中，何只有一千個一萬個？只要是優秀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他們的風格都不相同，都各具特點。羅密歐與朱莉葉的愛情和梁祝的愛情，都是反封建思想的，都是悲劇下場的，但風格卻迥然不同。紅樓夢和西廂記，都是愛情小說，寶蓮燈和蔓蘿花也是描寫愛情事件的，但這些都各有特點，各具風格，我們看起來，一點俗氣都沒有。問題不是事件和題材本身，而是在運用方面。如果我們用起來，有創造性，不抄襲人家的，就是不俗；假如是移花接木式的硬搬硬套，看起來千篇一律，那當然是俗了。(四)對詩劇的理解不夠深刻。提到詩劇，可能很多人都會連想到西歐芭蕾舞裏面的詩劇。就好像以前提到新詩時，很多人都會以為指的是西洋的新白話詩一樣。事實上無論那裏或在那個國家都會有新詩的產生，都會有詩劇的產生。英國有，美國有，法國有，中國也會有，將來馬來亞也會有。梁祝這個節目，事實上不是一個舞劇，而是個詩劇，音樂本身就是用敘事詩的形式寫成的。舞劇和詩劇是有差別的，舞劇一般上前後連貫較密，故事發展的描寫比較詳細，而詩劇則不然，它和故事發展的描寫跳動性比較大，題材的選擇和語彙的提鍊要更精煉。「梁祝」是屬於詩劇型的，它和普通舞劇也有差別。因為「梁祝」在情節發展上跳動性很大。由於編創者對這點理解不夠，因而整個情節發展很瑣碎。(五)人物塑造亦不很成功。演員們對於人物的內心世界

，對於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對於古代人物的言行狀態，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這在演員塑造人物的表現上，是完全可以看出來的。演英台的L君，對於表情的表現上，從始至終都是很努力的，她對於各段情節的內容，我想他是很有下功夫去研究的，但由於對人物的內心世界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過有一點應該指出，作品的粗糙給她的限制也是很大的。演山伯的T君，對於人物塑造方面，好像完全忽略似的，非常遺憾。造成毛病衆多的原因，主要是編創者的思想水平不高，沒有很好的創作技巧和創作經驗，更重要的是沒有很大的勞動力去進行創作。我相信編創者沒有廣泛地收集資料，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那更談不到選擇與提煉了。

雖然「梁祝」的編劇，存有許多缺點，但這不等於說沒有優點。優點是存在着的，首先我們要肯定編創者不辭勞苦的大胆創作精神。面對人民大眾的文化事業，我們應該大胆，應該放膽的去徵，只有大胆創作才能够推動人民的健康的文化事業。當然，大胆創作和細心處理是應該結合的，事實上大胆創作和細心處理是在工作上同時產生的，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梁祝」的編創工作，在大胆上是有的，但在細心處理方面，卻還嫌不夠。據說「梁祝」是在演出前一個多月才趕出來的，這也難怪毛病衆多。我們希望編創者能够再接再勵，在原有作品的基礎上努力修改，在藝術加工上多化勞動，爭取下次演出的更好成績。

(三) 談搶親

該晚的演出，最精彩，最惹人注目和最扣人心弦的，要算是「搶親」這個節目了。幾個主要角色都演得很好，媒婆、惡霸、獵人和山村姑娘都有鮮明的人物性格，飾演這些角色的演員，在人物性格和人物思想感情上面都有下功夫去進行創造。尤其是演惡霸和媒婆的二位演員，演得非常突出，非常有味道，把二個丑角的特點，風趣別緻地展現現在

觀眾面前。從頭到尾，這二個丑角的一舉一動，都深深地吸引住觀眾，緊緊地扣住觀眾的心弦，時時的引起觀眾嘩然大笑。這二個丑角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是很成功的，而且是有獨創性的。他們能够抓住喜劇的誇張手法，靈活地巧妙地生動地把這二個角色創造出來並生活在舞台上。這正有力地駁斥了過去有些人高唱的錯誤論調：說舞蹈是沒有所謂角色創造的。當然，這二個角色也有缺點，如演惡霸的演員，沒有完全生活在角色中，使人感覺到他還停留在「演戲」的階段上，這在人物內心感情的表現上，不能不打個折扣。演媒婆的演員亦犯有相同的毛病，在外形動作上下很大的功夫，在人物心靈討論上下的功夫不夠。演獵人和演山村姑娘的二位演員，配合得相當不錯，都有注意到各個情節的思想感情的表演，以本邦民間團體的演出水平來衡量，是相當不錯的。不過，假如這二位朋友能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努力些，相信是會演得更好的，獵人的英雄氣概，他的粗獷的性格，他對幸福自由的愛，對地主惡霸的恨，是能够更進一步地提高的。演獵人的演員，肌肉似乎有些僵硬，走起台步來兩腿總是直直的，動作運用時簡短硬直，即使在姑娘頭上插花時的動作也是這樣，這說明他在肌肉控制上缺少嚴格的訓練。演山村姑娘的演員，演至緊張時，如被媒婆和惡霸包圍時，或被幾條惡棍抓住時的緊張心情，表現得不够真實。這種場面，假如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氣氛必然不同。藝術雖然來源於現實生活，但藝術應該比現實生活更誇張，更集中，更概括，氣氛應該比生活中的氣氛更強烈才對，但卻得至相反的效果，這是很可惜的。「搶親」這個節目，在表演上雖然有些缺點，但它的優點是多過缺點的，它還是一個演得很上水準的節目。

(四) 談人物形象的創造

演員塑造人物形象，使藝術作品活現在舞台上，才能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傳達給觀眾，只有通過活

生的人物形象，才能達到以藝術教育羣衆的目的。本邦舞蹈界對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向來都是不重視的，這是在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藝術家完成了藝術創作，當然也完成雕塑人物形象，演員就要根據作品中的物形象，以它爲根據深入的去研究分析，努力去尋找資料來擴大視線和加強理解，經過演員的主觀努力，苦苦地思索，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合於所要創造的角色的思想感情中，盡力的使自己生活於角色中，這樣才是完成角色的創造。本邦很多舞蹈演員，都沒有認清這點，對角色創造的知識一無所知，又沒有努力去研究，如閱讀斯坦尼的作品，或其他有關角色創造的作品，所以舞蹈演員往往沒有很好地去完成自己的藝術任務，常常無法滿足觀衆的要求。要知道舞台藝術的特點，從藝術家創作作品，至到演員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經過雙層創造的。演員如果沒有完成角色創造，就不能反映作品的思想感情，也不能達到教育羣衆的任務。對於人物形象的塑造，過去被忽略了，但經過本邦文藝界不斷指出之後，最近已經有人逐漸重視了，這是好現象。

在晚會上飾演梁山伯，在娶新娘和孫女的生日中演老頭子的，據我所知是同一人。在當晚的演出當中，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對於人物的認識，對於塑造人物的方法，顯現出強烈的程式化的傾向。孫女的生日和娶新娘中的二個老頭，在性格上，動作上，甚至在化裝上完全一樣，除了服裝以外，我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在這位演員的心目中，老頭子的模型好像只有一個。我們會這樣的感覺：爲什麼娶新娘的老頭子會跑到孫女的生日這個節裏來呢？在演梁山伯的時候，對於角色的喜怒哀樂，也很程式化和一般化。演至喜樂時顯出很快樂的樣子，演至怒哀時，演出一副憤怒或悲哀的淒涼相，這種用「擠」和造作的方式，是不能夠打動觀衆的，也是不真實的。感情應該發自人的心靈深處，應該用整個靈魂來表演；使感情的流露達到下意識的地步，應該使感情的流露，達到像泉水發自源頭一樣

暢然的地步，這樣才是真實的感情，才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活的感情。

演英台和媒婆的，據我所知也是同一個人。她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現上，沒有程式化和一般化的傾向，我相信她對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以及表演時應有的感情是有注意到的。但對於人物形象的內在世界上，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人物形象對於現實事物所引起的特有的反應，雖然略有觸及，但還不夠深入，常常使人感到她還是停留在表面階段上。理論修養的提高，思想水平的提高，多觀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對於她克服這個缺點，我相信是有帮助的。

演新郎，惡霸和豐收之夜中的老頭的，也是同一個人。他對於人物性格的特點，是有注意到的，演惡霸一丑角時說明了這一點。但對於感情的掌握上，還不够努力。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認識上，和前面談到的那位朋友一樣，還是停留在表面階段上。應該做相同的努力，克服缺點，相信在以後的表演上，是會有幫助的。

(五) 從幾個編創的節目談起

喜慶舞，孫女的生日，鞭炮舞，陽花舞，都是編創的節目（梁祝也是編創的節目，前面談過了，這裏不再談）。根據一些好的音樂，或根據一些圖片來改編成節目，這動機是很好的，因爲這樣能訓練和提高我們的創作技巧。但不宜過多，假如在一個晚會裡面有超過兩個以上這類節目的話，觀眾看多了就會覺得乏味，也會影響演出的成績。因爲這類節目，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貧弱，沒有什麼生活內容，也不大吸引人。鞭炮舞和孫女的生日，屬於兒童劇，喜慶舞和陽花舞，一般是比較適合在廣場上表演，當作餘興節目。這兩類節目在晚會上表演，就顯得不大適合，假如太多的話，也會使人覺得晚會演出的內容不够充實。

近幾年來，本邦舞蹈界對於編創這類節目，似

乎頗爲流行。藝術劇場過去會編創過羣英舞，快馬加鞭，勇敢的女郎，這次的舞蹈晚會也編了梁祝，女孩的生日，鞭炮舞，喜慶舞，陽花舞等，爲數可說不少。但對於反映本邦現實的本地創作，近幾年來卻減了踪影。這種現象對於我們的文化藝術工作來說，是很不正常的。改編這種節目，並不是不好，它能訓練並提高我們的創作水平，亦能使我們的文化藝術多姿多彩，但這種節目應該是輔助的，主流應該是反映本邦現實的本地創作。藝術應該服務於社會運動，但要完成這個任務，沒有反映本邦現實的和指出現實中主要矛盾的本地創作，是不能很好地完成的。本邦舞蹈藝術工作者應要加緊努力，把這個偏差扭轉過來，應該多創作一些有血有淚的、有思想性和有藝術性的、反映本邦現實的藝術作品，完成我們的任務。

(六) 最後幾句話

凡是健康的，進步的和爲人民大眾而藝術的藝術活動，都是值得表揚的，對於我們的社會運動都是有幫助的。而且這種藝術活動，在整個改革社會運動中，是一種推動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環。愛同學友會和崇福校友會能够在這低潮時期，在人們感到苦悶徬徨的時期作出巨大的貢獻，這種勇於爲羣和忘我勞動的服務精神，是使人佩服和使人敬仰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够再接再勵，努力工作，努力學習，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再把美麗的藝術鮮花貢獻給羣衆。

（轉接第10頁）

那天祈求人們把這種魚作爲「食品」，可以任意加上「白大蒜魚羹同燒」，或者以「葡萄酒紅羹」，又可以滲入香料和葡萄酒。在結束他的發言時，他以帶諷刺的幽默語氣要求天主教徒「犧牲掉老包皮」，加入他們的猶太教。

（未完）

正確對待格律詩問題

· 戈凡 ·



在這馬華文藝界面臨低氣壓的時刻，格律詩的問題提了出來，許多論者都不甘寂寞，熱烈地參與了這個問題的討論。

格律詩一向來不大受馬華詩歌界所重視，通過這次關於詩歌問題的討論後，它開始被大家所重視，這就是這次討論的收益處。但，如果有人認為通過這個討論將會給馬華詩歌帶來「詩的繁榮」，那就未免估價過高，一定要失望的。

顯然地，格律詩問題並不是馬華詩歌界當前的首要問題。格律詩在創作上付諸實踐只是給馬華詩歌多了一樣表現形式，多了一樣反映現實生活的工具。如果認為實踐格律詩的創作是馬華詩歌界現階段的最主要任務，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了。

格律詩應當被重視，並且應當付諸實踐，這是經過大家討論後的總看法，但，既使到目前為止，這一論爭還談得不够深入，其主要原因在於論者缺乏對本質上的問題加以探討。其次是糾纏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如對「格律」的不同定義、頓數等的不同看法。尤其不應該的是，有些人竟把格律詩問題提到馬華詩歌問題的大前提上來，並且認為自由詩的作用不大了，應該是由格律詩來「革新」的時候了。這種把格律詩的作用誇大、浮而不實的見解，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的。

我們首先應該明確地把「重視格律詩」與發展自由詩，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區分開來，我們決不能因為要重視格律詩就貶低自由詩，否則，就是不從事實看問題，不從發展看問題。

要而言之，格律詩問題並不是馬華詩歌界當前的大問題，它不過是「我們應當重視並發展格律詩」的問題。讓我們在此略微強調一下當前馬華詩歌的主要問題吧。

我們認為現階段的馬華詩歌，其主要的課題不在於提倡格律詩問題，而是在於如何「鞏固馬華現實主義詩歌既有的優良的反映現實的傳統，並提高其質與量，發揮其戰鬥性，擴大對羣衆的影響」。馬華現實主義詩歌在反映現實社會本質與廣大人們的願望方面，是盡了一些努力，並取得了一些成績的。我們的馬華詩歌工作者要鞏固並發揚的就是這些良好的傳統與因素。

馬來亞的社會現實規定了馬華詩歌的反剝削反封建等性質與任務。馬華詩歌要如何來履行這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呢？首先是它必須走「愛國主義大眾化」的道路——不論是自由詩或格律詩——馬華詩歌要體現出真正的濃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堅決走「大眾化」的路，為反剝削反封建的偉大任務服務。

「大眾化的藝術必須為羣衆所喜聞樂見，特別在言語上應該性格化，而且為羣衆所容易聽懂。」馬華詩歌在實踐「大眾化」的努力上做得十分不够。一般的詩都很少做到「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

」，真實並深刻地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思想感情。能够拿到羣衆面前，為勞動羣衆所喜聞樂見的詩很少。

馬華詩歌的內容不大衆化，語言不大衆化的弱點，表現在詩歌的智識份子思想的濃重，很多詩作者顯然不是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與觀點（就是不以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當作詩人本身的思想感情）來抒情的，他們往往從智識份子的立場與角度來看待事物，站在「同情」勞動羣衆與為勞動羣衆「出氣」的立腳點來寫詩。因此，這些沒有與勞動羣衆結合的詩，就避免不了語言的艱澀，內容的貧乏無力，使得勞動者看了，難於理解得不到什麼東西。詩歌語言的不大衆化，是因為它非來自勞動人民的口語；不足以表達勞動者的心聲。馬華詩歌的語言也缺乏性格化，「性格」是什麼呢？這里的性格就是指：詩人應具有濃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鮮明的階級愛憎，對生活的深刻的觀察力與敏銳的感觸。缺乏這些素質的詩作者，寫出來的詩就不「大眾化」，就沒有性格，而且還免不了要一般化、概念化。現實主義詩歌不能純粹靠思想說教來教育讀者，而是應該以具有深刻意義，經過高度集中與概括了的「活生生」的「形象」來感染羣衆、教育羣衆。以抽象的理論來代替形象，用理論來「說服」羣衆的詩，不能算是好詩，詩歌要富於性格化，就要避免概念的說教。詩歌大眾化的問題，也就是詩與勞動羣衆結合的問題，詩作者要創作大眾化的詩歌，最根本

本的方法就是提高其思想認識水平，積極與熱情地參與生活實踐，豐富鬥爭經驗，與勞動人民同呼吸共思想。

有些人因為看見馬華詩歌（指現實主義詩歌）有缺點，於是誇大了這些缺點，說什麼馬華自由體詩歌沒用了，馬華詩歌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來，應該是改寫格律詩的時候了。其實，這些說法，不是有意歪曲事實，就是對馬華詩歌太沒有自信心，太過杞人憂天。其實馬華現實主義詩歌與其他文藝樣式一樣，沒有一天不是在與反人民的形式主義文藝相鬥爭，並在鬥爭過程中，不斷克服了各種形式主義逆流，不斷壯大與充實了現實主義文藝的力量，逐步地提高與發展了現實主義文藝。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馬華現實主義詩歌是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只要我們的詩歌工作者，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必定會開出燦爛奪目的花果，一切形式主義現代派等魘魅魍魎只有在現實主義藝術的強大力量沖激下戰慄，消亡，為人民所唾棄！

由於我們所處的年代是個矛盾複雜的年代，因而充份利用各種文學樣式，發揮文藝的戰鬥性能，反映現實、批判現實，這是急不容緩的。格律詩的應受重視，應在創作上去實踐的問題，就應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提出來。

從馬華詩歌的發展現狀來看，自由詩無疑地比格律詩走的更遠，成就更大。這並不說明了格律詩的無用。自由詩所以更蓬勃地發展，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根源就是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對立階級的衝突日益加劇。為了快速與集中地反映這個暴風急雨式的時代面貌，形式解放了的自由詩就擔當了這一任務。這就是自由詩蓬勃起來的社會基礎——我們回顧一下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新詩以自由體為當時的勁風巨瀾的事實，就足以證明。

而另一方面，形式較解放的新的格律詩尚沒有建立起來，而舊格律已比較遲鈍。然而，自由詩的盛行並不會也沒有否定格律詩的發展。格律詩仍是足以反映現實的一種有效形式。它不但可以寫小題

材，同時也一樣能反映時代的矛盾和社會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格律詩有其悠久而優良的傳統，會產生了大量具有人民性、戰鬥性的詩篇。我們馬華詩歌與中國詩歌有繼承的關係，因此，馬華詩歌也要珍惜這個傳統，並繼承與發揚它。我們已說過，只要是為廣大羣眾服務，只要從羣眾的利益出發，詩歌形式的多樣化是只有好處而無壞處的。

只要它是大衆化，只要它為反剝削反對封建服務，不論是自由詩與格律詩，都應該肯定它，發展它。

從馬華格律詩與自由詩的發展現狀看來，自由詩無疑地在反映馬來亞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們的生活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格律詩實則尚處於生發萌芽狀況，要發展格律詩，就必須做一步說一步，以切切實實的態度去從事格律詩的播種、澆水的工作。如果格律詩尚在萌芽狀況，就大事強調格律詩的作用，並想以格律詩的創作來代替自由詩的創作，那豈不是沒有經過調查就胡亂發言了嗎？如果只要格律詩，那豈不是叫我們放棄馬華現實主義詩歌既有的成就嗎？我們贊成詩作者在實踐中去發展格律詩，因為格律詩這幼芽是有遠大前途的萌芽，它的發展對自由詩也將有所裨益。不過，如果因為要發展格律詩而放下自由詩，那無疑是有些本末倒置了。

我們當然希望看到格律詩與自由詩同樣急速發展的詩的黃金時代的到來，但，這是還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吧。

至於待發展的馬華格律詩的形式是怎樣的，這一問題是不必預先爭論的，還是讓它在創作實踐中找到它自己的方向吧！

某些人認為反對「大力提倡格律詩」，就是保守，就是「害怕」革新，然而，格律詩還沒有建立起來，就要「大力提倡」，不是言之過早嗎？最糟得是，這些個別的論者在討論格律詩問題時，還先搬一套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然後，來一個忽然轉變，得出形式主義的歪論來，於是他們就主張「以

新詩格律作為創作新詩的一條主要幹綫，並且認為「當代詩正在企圖佔據馬華文學席位的今天，提倡或甚至實踐新詩格律的創作，是很合乎實際的」，「應該付出最大的努力來實踐格律詩的創作工作，俾便轉化為對現代派詩以及一切形式至上或無病呻吟的產物的糾正」，這種大喊提倡格律詩「以糾正」，「現代派詩與一切形式至上或無病呻吟的詩」的論調是什麼論調？想用格律詩來與現代派詩鬥爭，以為「格律」是克服現代派詩的最佳武器，這不是形式至上的論調是什麼？想把現實主義詩歌與形式主義詩歌的本質上的鬥爭「化」為「形式上」的鬥爭，這是辦不到的！抹煞現實主義文藝在與一切形式主義文藝鬥爭中取得的成績，想把馬華詩歌發展導致歧途，把矛頭轉向，取消主要的矛盾，這不是形式主義者的居心嗎？想在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掩護下販賣形式主義的論調，模糊人們的視綫，間接替形式主義現代派詩開門路，這是辦不到的。這種形式主義的論調，不論是有意或無意，都必須澈底清除！

我們要嚴格地把現實主義詩歌與一切形式主義詩歌（現代派或頹廢派等形式主義詩歌）從本質上區分開來，與一切形式主義詩歌展開絕不調和的鬥爭。

現實主義藝術工作者決不能鬆懈警惕，必須隨時鞏固與發展現實主義藝術，並打擊一切形式主義藝術，以爭取與批評結合的方法團結一切有好傾向、願意走上正路的文藝工作者，並堅決肅清那些打着現實主義藝術幌子而實質上販賣形式主義藝術者的浸透。尤其是當前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藝術泛濫猖獗時，現實主義藝術者更應把穩舵盤，繼續前進，擴大現實主義藝術對羣眾的影響。要擴大現實主義藝術的影響，就必需創作更多更好的大衆化的藝術作品，並堅決克服自己內在發展着的任何自然主義、形式主義創作傾向。

讓我們努力耕耘，寫出更多更好的詩章，為祖國的改革事業作出貢獻吧！



論海涅和他的詩

·包平·

（續第四期「五、晚年詩作的精華——羅曼采羅」）

「羅曼采羅」中最後的一部份詩是「希伯來調」。這部份詩共收集了「夏巴公主」、「耶符達·本·哈勒維」、「宗教辯論」等三首。這三首詩都是以宗教的神或上帝的問題為題材的，但詩的內容並不是同情或宣揚宗教，恰恰相反，却是極力地在反對宗教，對神和上帝這些怪物的本質加以揭露和譏刺，例如「宗教辯論」一詩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的。

「宗教辯論」這首詩，寫的是天主教（基督教派中的舊教）和猶太教兩者之間的辯論爭鬥的情形，由於他們相互之間的嘲笑、漫罵，爲了打倒對方，雙方都盡了一切能力揭發對方的陰私，挖出對方的毒瘤爛瘡，結果就給旁觀者以一清耳目的機會；原來這些所謂神或上帝以及他們的崇拜者、追隨者，原不過是一群熱中于美色、講究吃典、選擇上等衣着的享樂主義者！

這首詩，海涅雖然是以中古時代教徒們慣常喜歡舉行的宗教辯論這類事件作為題材，這種辯論尤其在西班牙和法國最爲盛行，但是海涅只是採取了歷史上有宗教辯論這回事，並未按照他們的辯論內容來敘述，整個宗教辯論的過程和內容，都是海涅本人的創作，自我安排的，這一來，他就可以根據自己對內容和題材剪裁加工的需要，作必要的描繪、刻畫，目的當然是爲了對宗教進行諷刺；通過辯論變方的嘴，深刻地把宗教的黑暗内幕暴露出來，

向衆人展示。

宗教之間的重重黑幕，明爭暗鬥的情形，是公開的秘密，明明白白的，無法隱瞞，幾乎可以說，世界上自有宗教以來，他們之間就各自爲了爭取信仰者以及爭奪地盤、勢力範圍而鬥個不休，這當中必然會涉及誰是真神誰是騙子的问题。就以這首詩所寫的基督教和猶太教來說，猶太教的出現要比基督教早幾乎達一千三百年左右，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猶太教就已經爲它的生存和發展而同歷史上許多多、形形色色的宗教進行過了長時間的、殘酷的鬥爭了，但是這種爭鬥永無休止之日，直到一千三百年以後基督教出現時，甚至基督教的教義乃引自猶太教，但它們之間仍要爲了一個虛無空幻的真神和假神問題大打出手，雙方都要置對方於死地，利用自己手中國家機器的便利，使出了迫害對方信徒、摧毀對方教會的種種陰謀。這種事實，例如基督教初創立時，在公元最初三世紀羅馬執政者尼祿、奧理留直到戴克利先等人，都會對基督教進行過迫害（當然，這種迫害有時是基督教徒故意把它誇張的，以表示他們爲宗教奮鬥的虔誠心和光榮事蹟，以這來爭取更多信徒），這一部份原因正是由於猶太教勢力在羅馬朝廷中的作用；相反的，到了羅馬皇帝承認了基督教，尤其到了中世紀，特別是十二世紀基督教得到健全發展，基礎穩固的時代，基督教就又憑着自己在朝廷中的勢力，對其他所謂「異教」進行更殘酷百倍的迫害，這當中，猶太教當然也不能幸免，特別是西班牙和法國兩地，猶太教

徒被迫害的情形更嚴重。其實這兩地所經常舉行的宗教辯論，也正是猶太教徒受迫害的一種變相手法和特定場合。

宗教的產生，原是一種自發性的社會運動，是受苦的勞苦大眾爲擺脫自身悲苦命運而尋求的一種精神寄托的方法，他們自認爲神或上帝最終將會拯救他們脫離苦海。然而，正因爲他們的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自覺，加以時代社會限制了他們的階級意識，使他們的運動建立在一種空幻的精神世界裡，無法提高到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因此，這種運動唯有造成人們消極的、麻木人們精神的作用，無法激起人們積極地對現實社會進行改革的信心，反而給勞苦大眾帶來更大的痛苦。同時，任何宗教當它最初勃發時，往往會受到統治者的阻撓，這方面原因，在統治者的眼光看來，這正是一種社會運動，恐怕日久會損害及他們的統治地位，因此，不得不實行禁止和鎮壓。但當這個宗教已發展壯大，有了堅固的基礎以後，這些統治者必然又會轉過來利用它作爲欺騙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這一來所造成對人民的禍害就更深了。這種事實是歷史上是屢數不鮮的。

「宗教辯論」一詩所談的既然是猶太教和天主教（基督教的舊派）之間的辯論爭鬥，那麼這兩個教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猶太教據說是希伯來人摩西所創。希伯來人本爲阿剌伯的遊牧民族，爲閃族的一支，他們原來的居住地是西亞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後來會有過大遷

徒，輾轉遷移至巴勒斯坦和埃及。他們在埃及時備受埃及統治者的欺辱虐待，成爲埃及最低下的奴隸，做着種種最艱苦的工作，毫無社會地位或人生價值可言。正由於他們受盡了死亡流離和受迫害的痛苦，便逐漸造成他們要求心靈上的寄托，寄望上天給他們保護，從而使他們對宗教產生了狂熱的追求心理。公元前一三二〇年，僑居埃及的希伯來人，在他們的一位首領摩西的帶領下回歸巴勒斯坦，路經西奈山時，據說耶和華從火中降臨傳給他「十誡」，滿足了希伯來人心靈上的希求，這便是猶太教的創始。

猶太教的教義全部出自摩西的「十誡」，舊約全書就是它的教條的記錄。猶太教屬於猶太主義的宗教，在希伯來人的教義中，耶和華就是他們心靈上供奉的神祇，這個天神只保護和拯救希伯來人。

基督教的創立要比猶太教遲大約一千三百年，它的教義基本上乃引伸自猶太教，創立人是一位生於伯利恆城的猶太人耶穌，他改變了猶太教對上帝所抱的觀念，把耶和華形容爲全世界人類的救世主，不像猶太教那樣把耶和華只看作是希伯來人的救星，這一來，他便達到了廣泛爭取世界各族人爲信徒的目的，成爲世界最大宗教之一，這不能不說是耶穌的眼光遠大。

基督教後來又分爲天主教和耶穌教，即所謂舊教和新教，這起始於一五一七年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的發難，著九十五條論綱，痛斥羅馬教皇販賣贖罪券的罪行開始的，因他這一行動掀起了後來著名的宗教革命，新教和舊教也便逐漸敵對地在世界各地產生，也同時互相攻訐爭斗。

海涅這首「宗教辯論」，篇幅相當長，共有一百一十節。因爲這是一首諷刺詩，所以海涅在寫作過程中盡量把情節處理得很靈活生動，也盡量加入一些幽默氣氛，在幽默的話語底下露出銳利的諷刺詞鋒，語言雖然輕鬆幽默，然而搏擊力却特別強韌有勁，這就是本詩的特色。

詩一開頭，海涅先來一個氣氛的渲染，點出了

辯論的地點在西班牙的「多勒多講經堂」，性質是「精神的神辯論」，說明了辯論雙方是「卡普欽會修士和拉比法師」；他並不直接道出辯論雙方所代表的團體或教會，但是他却以猶太教人士和天主教人士慣常穿戴的東西來比喻雙方所代表的宗教派別。他們辯論的焦點爲誰是眞神誰是假神，是猶太教所倡導的唯一的眞神，還是天主教所信奉的三位一體的神。辯論的結果，失敗的一方就得接受勝利的一方的教義：

根據規定：只要一方在爭論中失去優勢，就得要接受對方的宗教教義，

就是說，猶太人要接受浸洗的聖禮，反之，基督教徒就要接受割禮。

每一方面的戰士，都有十一位同志，命運的決定共同承當，不論是悲是喜。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簡單，勝負所影響的絕不只是雙方這二十二個人，它真正關係到的將是某一方整個宗教組織或者說上帝或神的名譽。因爲任何一個宗教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完全決定在信教的人的多寡，而任何一個宗教組織都是基于他們自己所編織的一套虛無空幻的神或上帝的神話來爭取信仰者的，但是，宗教組織這樣多，而每個人所宣揚的又不外是神或上帝那一套，這對於那些準備皈依宗教的人，你要他們相信誰的神好呢？這個問題也正是宗教組織相互之間矛盾的焦點，他們長年以來的明

爭暗鬥，主要還是環繞在誰是眞神誰是騙子，誰的神通廣大，誰的神妙少無能等問題上。因此，雙方辯論的勝負，在一般熱中于宗教信仰的人的眼裡，就正是眞神和假神的區別，這對於他們所起的影响是很大的。

觀看「宗教辯論」的人很擁擠，除了兩方面的教徒，還有擁擠的群眾和支持者，同時西班牙國王彼德羅和皇后多妮亞·布蘭伽、朝廷大臣等都列席觀賞，由此可見儀式的隆重和辯論會的重視。

辯論開始時，首先發言的是天主教的代表，「方濟各會的修道院長」，他先唸起了驅魔咒文，要把藏在猶太人身體裡的惡魔趕走，因爲他認爲這些惡魔常常提供聰明、根據和機智給猶太人。在發言中，他從天主教三位一體的神、耶穌的誕生與受害，談到耶穌的升天以及信仰天主教者將來所能得到的優厚享受，這當中還穿插着大量他攻訐猶太教的惡毒語言和比喻，也充塞着許多他對猶太教發出的慈悲感召，要他們改邪歸正，皈依天主教。

他說他們的天主誕生在伯利恆城，生他的是一位沒有失去童貞的女人。當他在馬槽裡誕生時，在他旁邊各站着一頭公牛和母牛。由於土著國王希律要搜捕他，他於是逃到埃及去，後來終於被羅馬政府駐猶太的總督本丟拉多捕獲，備受各種苦刑拷打，在他被釘死後的第三天，他從墳墓裡出來，飛升到天上去了。時間到來時，他還要回到人世來，在約沙法谷審判活人和死者。

天主教徒在攻擊猶太教的發言中，引用了「殺神的兇手」、「復仇心重的人民」、「是一具腐屍」、「魔鬼軍團的兵營」等等的話，搜遍世上最惡毒的語言和最愚蠢的動物爲代表，用來比喻猶太人。他說：

「猶太人啊，你們是
盜墓的奸徒和豺狗，
懷着飲血的貪欲，
專門盜掘死者的屍首。」

「猶太人，猶太人，你們是豬，是獬豸，人稱為利諾采羅賽的犀牛，你們是吸血鬼，是鱈魚。」

「你們是烏鴉、貓頭鷹、鴉、蝙蝠、戴勝、啄屍鳥、毒眼蛇、壞蛋、黑夜的鬼魂。」

「你們是蝮蛇、無脚蜥蜴、响尾蛇、有毒的蟾蜍、大毒蛇、山棟蛇——天主要踏碎你們該咒詛的頭顱。」

他對猶太教施行這樣惡毒的攻訐，不為別的，正是爲了達到他下面這個目的，即裝出慈悲爲懷的假仁義態度，要猶太教徒改邪歸正，投入他們天主教的方面來。因此，這位天主教徒緊接着說：

「該殺的，你們可願意拯救你們可憐的靈魂？快離開邪惡的息那果蓋，避入我們聖堂之門，

「避入這慈愛的光明的教堂，這裏在恩寵的聖水盆裏爲你們涌出慈愛的聖泉——你們要把頭浸在盆里——

「在裏面滌去你們的原罪，洗清污染始祖的罪愆；還要洗清你們心裏的罪惡！年深日久的發霉的宿怨！

「你們沒聽到救世主的聲音？

他在呼喚你們的名字——你們要捉去罪惡的毒蟲，請投靠到基督的懷里！」

也同樣爲了上面這個目的，天主教發言人不惜放出了更多的誘餌，利用美女、婦人的小嘴、葡萄美汁、飲酒、接吻、歡笑等帶有極端挑動情慾的「天國」生活來吸引、誘惑猶太教徒以及廣大群眾，這是基督教本質的自我暴露，海涅這一段描寫，對宗教的諷刺和抨擊是够深刻的，這一暴露正是海涅寫作本詩的目的。這一暴露還是讓天主教發言人自己揭發更有意義：

「將來我們要升上天國，完全變成虔誠的天使，我們將在那兒快有逍遙，把百合花莖拿在手里。」

我們要脫去這粗笨的修道衣，換上最清淨的法衣，料子是棉紗、錦緞和真絲，還有金鏈子和彩色的帶子。

「我們不再削髮！在那裏，我們的頭上將有金髮紛披；最可愛的少女們，把我們的頭髮編成美麗的辮子。」

「在天上有很大的酒杯，比我們這世上的杯子不知大得多少倍，杯中滿盛着葡萄的美汁。」

「可是在天上賜給我們的小嘴，和這里的女人相反，

却是很狹的小嘴。

「我們要在那裏飲酒、接吻、歡笑，消磨歲月，永遠無終，

.....

有人提到海涅的寫詩本領時，喜歡提出他這個獨具手法的特點：他有時故作正經地描述夢幻，使讀者覺得他好像真是沉迷在這夢幻裡一般，但是寫到最後幾句，却出人意外地指出面前的現實，把那空中樓閣完全推翻。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說的：「海涅是把市民的夢幻故意擲轉到高處，爲的是隨後同樣故意地使那些夢幻跌落到現實裡。」這些對於海涅寫作技巧的批評都是很正確的，而「宗教辯論」這首詩最能體現上述的評語。它先通過天主教發言人的嘴對天主教來一番美妙的描繪，在最後結束他的話的時候，又通過這位天主教徒自己的嘴，向人們自我暴露天主教的醜惡面目，推翻天主教的「空中樓閣」，使人們的夢幻跌落到現實裡，以達到他反對宗教的效果。

天主教修士講完了，輪到猶太教徒答辯。猶太教發言人也不甘示弱，他首先回敬了天主教發言人對他們施加的粗暴攻擊，他以美妙而形象的話諷刺地回答說：

「在自己的荒瘠的精神田畝裏，爲了給你的谷物施肥，你用了滿糞車的惡言來對我大加詆毀。」

「每個人都愛遵行他本來慣用的法子，因此我對你不可苛責，我要原諒你，對你表示謝意。」



不要急于出版詩集

賀江。

月季花以獨特的風姿開放于百花之間，詩也應該別具風格。初學者還不能掌握的寫詩規律，因此還不善于把自己的或別人的內心感受凝煉地描寫出來。

要使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塑造一個像「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那樣的優美境界，則詩人必需具備水晶般的心地和高超的技巧。只有勤學苦煉，才能够使初學者永遠前進。

然而，有些初學者急于出版詩集，其動機是什麼？要知道，詩人應該是「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詩在人民間只容許發生好影響；如果一個初學者存有「一舉成名」的私心，他必將遭到失敗。

有些初學者在寫過幾篇抒情的作品之後，就準備寫敘事詩。然而，小型敘事詩也非有人物形象和情節不可。沒有寫過大量抒情詩與人物短詩的經驗，就不能奠定寫敘事詩的基礎。換句話

說，寫抒情詩與格律詩，可以提高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能力。有些初學者盲目地亂寫，從未預先確定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從未廣泛地閱讀，結果是「眼高手低」。

久經考驗的途徑是：生活，朗讀（通過「朗讀」）；才能够真正體驗到詩的聲律作用，即音樂美。沒有讀過李白、伊薩柯夫斯基等杰出詩人的詩，根本不能理解詩的優美是怎樣一回事。然而，優秀的詩人在歌唱的時候，是用他的整個生命去歌唱的。正如某人所說的，「必須將自己的血流一點進去」的。他們嚴格地（甚至苛刻地）對待每一個字，字字計較，絕不容許音韻、色彩、和諧等方面有細微的不準確。簡單說來，他們把詩看成一種凝煉的藝術，要求單純而又簡潔。如果初學者知道了真正的詩人是怎樣進行創作的，再看看自己的草率而又自負的態度，當作何感想？

給剛果

·史英·

(一)

呵，剛果
戰鬥快要開始了
請看，美製的大炮
正不斷地運往
你的境內
而你的女兒
正舉起自由旗
歡笑地奔向向前線

(二)

呵，剛果
戰鬥已經開始了
請看，你女兒的生命
在炮火中燃燒
請看，你女兒的意志
在刀光中閃灼
他們的血呵
照紅了你的旗幟

(三)

呵，剛果
戰鬥宣告勝利了
請看，黑夜裏
射來一綫曙光
照在你的身上
晨風裏，鮮明的大旗
嘩啦啦地响
又湧向新的戰鬥

猶太教代表比較心平氣和地發言，他站在猶太教的立場，逐條逐節地加以駁斥那些對他們的污蔑和攻訐，他認為天主教三位一體的教義對他們猶太教不能合適；他不相信基督的母親是位童貞，自認為「沒有識荆的榮幸」感到惋惜；他惋惜一千二百年前耶路撒冷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否認猶太人曾殺害了耶穌基督。他在否認猶太教的神同天主教的神有任何至親關係時，更以嘲諷的口吻示意他們的神並沒有像基督這樣的一位兒子，也在這個問題上宣揚了他們的神是雷神，復仇神，接吻不是他的本分：

「你說他是我們的神的至親，這件事也不無可疑；因為據我所知，後者並沒有兒子。」

「我們的神並沒有為了人類做一匹可憐的小羊而死，他不是可愛的博愛者，他也不是一個傻子。」

「我們的神不是愛；接吻不是他的本分，因為他是一位雷神，他是一位復仇神。」

猶太教徒在為他們的神的「健康」、「強壯」、「偉大」大事宣揚一番之後，緊接着就談到了「吃」。這的確是宗教本質的「大特色」，正像天主教徒大談美女、接吻、女人小嘴、飲酒作樂等事一樣，猶太教也以「吃」來誘導、吸引其他的人。但他們所吃的是聖經中記載的一種龐然大物「鱈魚」，他說牠的味道比鱒肉還新鮮，他們的主常在復活節（轉入第4頁）



嘉爾

娃的

愛情

央卡柏里爾作

謝焯先譯

在地主時代，這里是一座農莊。在果園的外邊有六畝肥沃的稻田，還有一個新的打谷場，兩座牛棚和一間古老的小茅屋。那乾草蓋成的屋頂長滿着青苔，向四邊斜下，幾乎遮住了陰黯的小窗。這間茅屋的主人原是丹卡·甘米諾克，他的頭上時常戴着一頂破舊的冬帽，人們相信這頂帽子是老丹卡從城里買來的阿斯達拉干帽。

這頂帽子現在被丟在閣樓上的一個角落裏，而老丹卡却長眠在綠油油山丘上的幾棵松樹下。現在，這座農莊只存下了果園和那間建得相當穩固的茅屋。

在甘米諾克的家庭里也只剩下媳婦嘉爾娃和她的孩子——一男一女，他們就住在這間茅屋裏。

是八月的一個平靜的夜晚，太陽已經下山了。廚房後面那棵老菩提樹的葉子已經失去它的光彩，棕鳥也飛走了，同時帶去牠們嘈雜的叫聲。擠過奶的母牛躺在小棚里的一堆新鮮的乾草上。嘉爾娃的兒子安多斯在打谷場上工作。在小茅屋裏，黑頭髮的小宋妮契卡正坐在桌邊喝着牛奶，手里拿着一塊麵包。她的瘦小，晒成棕黑色的小腳上，滿是被稻草割傷所留下的痕跡，像許多看管牛羣的孩子一樣。她已經用冰冷的井水洗過，現在她坐在椅子上，兩隻腳相擦着……

宋妮契卡的情緒很好，一直喋喋不休地說道：「媽咪，今天萊昂納戲弄我。他說：『你是地主，你有農莊。』爲什麼他這樣說呢？爲什麼他要笑我呢？」

嘉爾娃靠坐在一個小樹上。在她

後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個古老的鐘，鐘面上有着一些外國字。它掛在上面已經有幾十年了，然而沒有人去管到底這些字是什麼意思。可是也難怪呀，那時候，只有男人，還有嘉爾娃懂得看時鐘。她的婆婆活了七十多歲，從來就不管日期，更不用說時間了。那隻長針在戰爭時期跌落下來，而那隻短針也在兩三個星期前停止走動了。

這時正是收穫的季節，嘉爾娃晒得黝黑的手酸痛無力。她感到自己彷彿還在田里一樣。一捆捆的麥穗出現在她眼前，無邊無際。收割者的說話聲，輕鬆的歌聲，麥子的低沉聲跟稻草的沙聲彷彿還响在她耳邊。

「媽咪，爲什麼呢？」

嘉爾娃思索着她女兒剛才說些什麼。

「爲什麼，什麼？」她困惑地問道。

但是宋妮契卡先給自己回答了。「他說他們住在村子里而我們却住在農莊，」她口里嚼着麵包，說道：「他說祖父和爸爸是地主而我也。」

「告訴他不要這樣笨，」嘉爾娃疲倦地說道，聲音有些乾燥。

她再想說些什麼，但是又停止不說了。她再一次聽到那陣轟隆的聲音，可是剎刻間那聲音又沒有了。她站在鐘下，感到自己彷彿還是在田里似的。

「吃你的晚餐吧，親愛的，」她說：「趕快吃完，你應該去睡了。」

「你要出去嗎，媽咪？」
「我很快就要回來的。」

在櫻桃樹下，嘉爾娃停下，把身子靠在籬笆的橫木上。她凝望着遠處的稻田，她的腳踏着潤濕的草地上，視線落在遠遠的地方。蜘蛛在稻海里吱叫，稻田從櫻桃樹下伸展到天邊。靠近右邊的地方堆着層層的亞麻，還保留着陽光留下的熱氣。在稻田的上面，在肥沃、平靜的土地上空，一輪明月在照着。

但是這一切都是不重要的，這一切只是把那一陣低沉的聲音傳到稻田那邊。在那邊，在稻田的一個角落里，他手操着輪盤。他，呀！她真想哭個痛快，把所有的一切痛苦都擠出來……

「施——約——薩——施——約——薩親愛的！」

很久以前，他已經不是她親愛的施約薩了。他也許已經早就把往事忘掉了，一切都忘掉了；而你，你這個癡人，你爲什麼要爲過去的日子傷心？……

是的，曾經有一個時候，他是她親愛的施約薩呀。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不，一切都彷彿還發生在昨天！

那時，嘉爾娃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剛剛長大。兩個粗壯、魯莽的兄弟——做皮革生意的，從柯斯吉吉來，到加羅西薩。他們穿着頂好的羊皮大衣，樣子比一般人來得潤澤。兩個人都戴着羊皮帽、穿着皮靴而且都留着鬍子。

「看呀，同伴們，托巴斯兄弟來這里啦！」一個姑娘望出窗子喊道，一面不停地搖着織布機。

這兩個皮革匠是迪莫柯跟迪克汗。對他們不熟悉的人，不容易辨別他們誰是哥哥，誰是弟弟。

「還有一個小伙子呀！哇，多俊俏！他有一個手風琴哪！」

是的。他們帶來了一個年輕的伙子，他穿着一件短小的皮夾，高靴子，肩上掛着一個手風琴。一個姑娘用梭子敲在窗櫺上。他彷彿聽到，因為他轉回頭，笑着向她們打了一個招呼。

他也許會闖進去的，如果不是那個老皮革匠回頭向他瞪了一眼，並且和他說了一些話。結果，小伙子並沒有停下來。

村子裏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的姑娘們都很驚訝托巴斯兄弟會有這樣一個兒子——俊俏、健康？一點不像那兩個魯莽的兄弟。

不過，他却是他們的一個侄兒，從很遠地方來的一個孤兒。他叫施爾吉，姓尤羅契卡——跟他伯父的姓一樣奇怪，但是却很適合他。所以有些人叫他施約薩，也有些人叫他尤羅契卡。

多愉快，多引人注意的小伙子，這個尤羅契卡！他的伯父們安身在村里的一間最小的屋子里，脫下身上的羊皮衣跟帽子，開始工作，開始跟生活掙扎。他們平時很沉靜。可是尤羅契卡就不同了。對於他，沒有地方是太大的，還有他那架得意的手風琴。有時他挨不到晚上，就把針綫放下，偷偷地窺視着兩個伯父，拿起手風琴來奏。他極愛整活，他的手風琴保管得很好，用他伯母的一件圍巾包住。

有時他把圍巾攤開，而那手風琴就出現在人們的眼前，擦得亮亮的，沒有一點灰塵。每當他開始奏起手風琴，整個房子就好像頓時大了許多。

他奏出一支舞曲，又再奏一支舞曲，每一次他的兩個伯父都靜靜地聽着。過後那個年紀較大的迪莫柯就用那深沉的聲音說：「也許够了吧，施爾吉？也許人家不喜歡？」

尤羅契卡的答案是再奏一支叫「米基達」的民歌。這立刻把青春的活力帶到屋子里，那些喜愛活動的姑娘們也迫不及待地離開她們的椅子，在房子裏旋舞着，裙子飄得高高的。而那兩個主人頓着腳，打着拍子。連最老的老祖母也從床上起身觀看……這時，尤羅契卡最高興，他把額頭的垂髮甩到後面，唱着：

米基達在擠奶

他的老婆在養豬

米基達！米基達！

穿起一件裙子呀！米基達！

他有着一個清脆如銅鈴般的聲音，這個手風琴手。

他的兩個伯父是沉默的聽衆，連工作都沒有放下。但是你不能說他們不欣賞這些音樂，尤其當你這知道手風琴還是他們賞給施爾吉的。

是多麼歡樂的月份啊！每個晚上他們都在跳舞。可惜他們沒有足夠的羊皮來維持整個冬天！

是啊，大家多麼興奮，多麼快樂，尤其是嘉爾娃。

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月亮柔和地照在田野上。嘉爾娃的腳被寒冷的露水沾濕了，她

的肩頭在輕薄的衣衫下也微微發抖。拖拉機在遠處轟轟地响着。她怎能忘記那些日子呢？那時，施約薩是她親愛的施約薩呀！多痛苦，多辛酸，咬過去的刀子。現在，一切都成爲過去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們熱戀着，他們熱烈地相吻着。是的雖然那只是短短的一個星期，而一個星期也不過是短短的七個夜晚。

嘉爾娃第一個熱戀着那個小伙子。她連自己都不敢承認。她不敢正視他，怕人家知道她的秘密，她是姑娘群中最小的一個，是一個孤兒。她的母親是村里最窮的女人，人家叫她着短工瑪莉拉，嘉爾娃從來不知道她父親是誰。也許他還活着，不知道他有這樣一個女兒。在小時候，男孩子們時常跟在嘉爾娃後面，叫她「私生女」，可是後來大家慢慢地不再這樣叫她了。嘉爾娃長得亭亭玉立，非常可愛，是的，窮人一定長得可愛的。她的手腳纖細，大大的棕色眼睛配上烏黑的眉毛，她時常戴着一件紅色的領巾，領巾上還繡着金黃色的麥穗。她的風度十分吸引人，村里的伙子們一個個都偷偷地愛上她。當嘉爾娃開始跳起舞來的時候，你的眼睛是不肯離開她的！

起初，尤羅契卡只是冷淡地望着她；手裏不停地奏着手風琴，每個人都喜歡優美動聽的曲子，沒有人能够取代施約薩的位置。但是一個星期天，鄰村的手風琴手史約卡來了。那時史約還沒有手風琴，尤羅契卡把他的手風琴放在那個年輕伙子的膝上，微笑地說：「來一個波爾卡吧？」

呀，我來拉拉看，」那個伙子樂意地答道。

史約卡拉起手風琴，當然不比尤羅契卡好，但是一個叫加爾卡的曲子却奏起來了。

施約薩搖動着他的頭，像飛脫牢籠的燕子般擺動着身體，把皮帶綁好，然後走到女孩子坐的角落裏。房子裏的人都觀看他究竟選上那個舞伴。姑娘們心裏卜卜地等待着，眼裏流露出希望的光芒——「他來我這里啦！」可是施約薩一直走到嘉爾娃的面前。他有禮地鞠了一個躬，簡單而輕鬆的，然後微笑地望着她，帶着誘人的魅力，說：「我們終於一起跳舞了！」

他們走到圈內，手牽着手。尤羅契卡滿面紅光地等着起舞的拍子，然後踏着地板旋轉着。有時候他的腳彷彿離開了地板，有時却踏出有力的節拍。除了他頭上的金髮外，人們還看到紅巾下的那個鮮紅色的臉孔，烏黑的眉毛還有那快樂的微笑。每一個人都看到這個臉孔，而尤羅契卡却看得最清楚。

「往後退！」年青的伙子喊着，雖然明知沒有人會穿插進去跳的。但是圓圈卻漸漸地縮小，人人都迫近去看這對年青的伙子在跳舞。

老祖母羅曼登上一張椅子看看，同時跟其他人一樣有時拍手稱好。尤羅契卡彷彿聽到周圍的話語，他愉快地唱着：

小小的穴鳥
小小的穴鳥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伙子們喊道：「好呀！尤羅契卡，好呀！」小屋子裏充滿了愉快的氣氛，而這時年青的伙子們才開始舞了起來。

這就是快樂的序曲，那個晚上，他一次又一次在窗下熱吻着她，而嘉爾娃用手遮住了臉孔，輕輕地說：「別這樣，施約薩親愛的，別……」

可是他沒有困難地把她的手移開。雖然那是風雪的夜晚，雖然已經快要天亮了，可是他們却不願分開。

一個星期後，尤羅契卡跟着他的伯父回去柯斯尤吉了。誰想到這就是永別呢？

而現在，她只能站在籬笆邊，聽着拖拉機從遠處傳來的轟轟聲。回想吧，如果你願意回想，回想你的初戀日子。哭吧，讓他想起你，讓他回到你身邊。當你是一個姑娘的時候，他和你站在風雪中，而你滿身溫暖……現在，你孤獨地站在這裏，你的腳被冷冷的露水沾濕了。回到屋子裏吧，你這個癡女人，你在浪費時間。讓他們把拖拉機轟响到天明，讓他們等待到天明。

靜默地，嘉爾娃走進屋子裏。

屋子裏的大門，廚房的門，客廳的門都是舊的它們發出吱吱的聲音。儘管你怎樣小心，它們的聲音使你的心弦彈着悲傷的曲子。屋子裏陰黯一片。有些窗子朝南，有些朝西，在屋簷下，這些窗子好像一個暴燥的人的眼睛一直瞪着地下。嘉爾娃慢慢地摸到牀邊，一面解下衣裙。她摸到了牀鋪，小心地躺下。宋妮契卡還沒

有睡着，她的手貼着臉蛋，眼睛在黑暗中摸索着什麼東西似的。嘉爾娃把女兒抱在懷裏撫摸着她的肩膀。

「媽咪，爸爸呢？」

「睡吧，小寶寶，他快要回來了。」

「你每次都這樣說。我小時候你這樣說，現在你還是這樣說。媽咪，爸爸是好人嗎？」

「當然是的。」

「但是萊昂卡那個笨瓜說爸爸不在城里，而是在監牢里，他是一個……叫什麼啦，媽咪？」

「什麼？」

「呀，什麼啦？我忘記了！」

「睡吧，不然明天你不會起身的。」

「但是萊昂卡說——」

「够了！」嘉爾娃也對自己的性子感到驚訝。

宋妮契卡心里一怔，靜了下來。這是她要哭出來的時候了，她的弱小心靈被母親的責叱傷害到了，但是她卻沒有哭，却緊緊地用他的小手抱住母親的頸項。

「我睡啦，媽咪，你也睡啦，好媽？」

「好的，把臉朝向牆壁吧，好，聽話的孩子。」

嘉爾娃幾乎是硬硬地擠出這些話。宋妮契卡終於轉下來了。這是很好的，對她好，對她母親也好。

「她太小了，不能讓她看到我的眼淚，不能讓她知道那個不幸成為她父親的人。我們睡吧，小寶寶，這會更好……」

圓圓的明月高高地掛在屋頂上。那輛拖拉機停了。睡吧，嘉爾娃，當月亮還高高地掛在天空。睡吧，睡吧，不要浪費時間了，當拖拉機手跟他的同伴們停下來抽根烟的時候。可是嘉爾娃沒有睡，她根本不想睡。拖拉機又再响了起來，它的聲音像海浪般滾過四野。

「媽咪，我記得了。爸爸是一個私營者。那是什麼呀，媽咪，媽咪，你睡了嗎？」

嘉爾娃一直沉默着。

「他不只是私營者。不，我現在還不能說。睡吧，不要再想了，讓媽媽去想想吧——她活該，她不能推卸責任……」

尤羅契卡沒有再回到加羅西薩，也沒有再吻嘉爾娃。他成為勇敢的戰鬥員，後來被捉進了監牢，一九三九年他回到這個村子的時候，他的愛人已經跟別人結婚了。

地至丹卡，甘米諾克的兒子米柯拉是怎樣跟短工瑪莉拉的女兒嘉爾娃結婚的呢？表面上，這似乎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他瘋狂地愛上她，在父母親的大力反對下跟她結了婚。也許別的姑娘也會跟他結婚的。一座規模宏大的農莊，還是個英俊的小伙子。是的，他父親是個陰沉的人，但是姑娘並不是跟老頭子結婚的呀！

可是嘉爾娃也知道另一條事情。在施爾吉還沒有來以前，米柯立已經暗中追求她了。施爾吉被捕的消息和嘉爾娃的眼淚使他再度燃起希望。起初，她沒有聽他的話。但是久而久之，她的悲傷慢慢地淡薄了。每個晚

上，米柯拉一定到嘉爾娃的跟前苦苦地要求她，甚至傷心地哭着，有時還恫言要自盡或回歸于盡……沒有人可以幫忙她。村子裏的人都說這是一樁良緣。她的母親和親戚都表示贊同。第一次他就用暴力使她屈服，她的一生也隨着失去光彩。沒有別的法子了；她只好痛苦地和他靜靜地結了婚，她知道她這樣做不過是要避免被人取笑，從第一天起，固執的老地主就叫她「私生女」這種事情是隱瞞不了的，人們很快就知道這回事，然而老人却變本加厲地說她是「乞丐，娼婦」。

這些話都非常毒辣的。嘉爾娃是一個很勤勞的女人，但是老地主還是不滿意。老丹卡的生活目的地只有一個——就是賺錢。他為着他的農莊而活着。谷倉時時都要裝得滿滿的。為了裝滿谷倉，他需許多田地。更多的田地就意味着更滿的谷倉。你睡得越少就可以做得越多。你吃得越少、穿得越少，那麼存留下來的越多。當他預備替兒子完婚的時候，他把農莊擴大以便收割媳婦的田地。但是，這個兒子却失去頭腦……丹卡從來不把嘉爾娃當着自家人，她只不過是一個佃工吧了。不管嘉爾娃怎樣的勤勞，他從來都不滿意的。這個老頭子由於兒子娶了一個沒有嫁粧的媳婦，使他的美夢被打碎，因此就遷怒媳婦身上……

米柯拉起初跟他父親不同，這是在結婚以前。一當她踏入自己的門后，他比起他父親來就更厲害了。

至於老丹卡——嘉爾娃只有三次聽到他說些好話。第一次是在結婚后不久，她的婆婆把煮好了的馬鈴薯放

在桌子上。老丹卡脫下他的帽，用手把頭髮整好，在胸前畫了十字，然後坐下。

「溶一些牛油來，」他吩咐他的妻子道。

嘉爾娃的婆婆是一個沉靜、受盡折騰的老人。四十餘年來她靜默地工作，任勞任怨，像一隻沒有牢騷的老馬一樣。她走到倉房里取來了一匙牛油。這點牛油是不夠的，再叫她回去拿多一些是不可能的，她不願這樣做。她想騙騙嘉爾娃她轉身把三匙滾水滲在牛油里，每個人都看到，但是沒有人願意說話。嘉爾娃感到十分驚訝，米柯拉周身不舒服，但是老丹卡却非常滿意——第一，他的妻子替他節省了牛油，第二，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他用那骯髒的手把馬鈴薯的皮剝開，然後迷著眼睛把它沾滿「牛油」。他吃得津津有味，差點把整隻骯髒的手都浸在「牛油」里了。

「吃吧，媳婦，不要客氣，」他說道，「在家里你大概沒有嘗過這個吧。你家里窮！把馬鈴薯拿來沾牛油吃吧。」

第三次聽到老丹卡說句好話是在六個月後的一個仲夏的晚上。米柯拉出門去了，婆婆在爐邊呻吟着，而老丹卡却在院子裡徘徊。出乎意料之外，老丹卡用他那骯髒的手敲在窗門上，叫她的名字：「嘉爾娃！」

她嚇了一跳。

「嘉爾娃，來這里！」

她驚異地走出去。「他到底要做什么呢？」老丹卡匆匆忙忙地向櫻桃園去，嘉爾娃稍為離開一個距離的

跟在他後面。

「多好的夜晚，嗯？」老丹卡說道：「嗅到那丁香的味道嗎？是西門的，哎，管他！他種了很多呀！去，回去拿多一個袋子。我們兩個一起去採多一些……冬天來的時候，我們的谷倉就更充足啦！」

他手里拿着一個空袋。

「我從來沒有偷過東西，」她說道：「如果你要偷的話，你自己幹好了。」

她轉身走回去，也不管老丹卡口里的責叱聲。她早就背熟了這些。難怪他每星期才脫一次鞋，難怪他能够建起這麼大間的農莊。

第三次她聽到老丹卡的好話是在安多斯出生的時候。她非常難產，在牀上躺了整整一個星期。

第三天，婆婆說：「我們應該殺一隻雞。」

這句話並沒有打動老卡丹。雖然米柯拉也讚成多殺雞，但是老卡丹始終都沒有動心。雞是有的，而且還在院子裡等待人家來宰割。米柯拉跟老太婆一直堅持他們的主張。老卡丹心里想道：「呸！這個女人，躺在牀上，現在是收割的季節呀！」

老丹卡把雞追到屋子裡，把門關了起來，然後擰住了雞，順手捉起斧頭把雞砍死。他把死雞捉到屋子裡，丟在地上，說：「拿去，吃吧！」

這天剛好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地主政權崩潰的那一天。」

地主們一個個都奔跑了，但是甘米諾克一家却留了下來。老丹卡並沒有挨得久，那年冬天，他徹夜不眠，

也沒有換衣服，甚至連祈禱的時候也沒有脫下他的帽子。

「完了——世界完了！」他躺在灶上呻吟着。

春天來的時候，老人被抬出屋子，腳朝向門外，第二天，米柯拉把他的帽子丟在欄樓上，然後接管農莊的一切。一年后，上了年齡的婆婆也安眠了。

……拖拉機還在遠外轟响着，月亮還高高地掛在天空。拖拉機可以工作到天明。黑頭髮的宋妮契卡躺在媽媽身邊，吹着溫暖的氣，她早就睡啦，她記得那個字了，孩子們叫他父親的那個字。讓她睡吧，讓她安靜地睡吧，別讓她知道……

嘉爾娃想起身到厨房里喝一杯開水，但是又放棄這個念頭而轉身走到窗口邊。這個窗子緊緊地拴住，但是那聲音，那拖拉機轟响的聲音在這里却顯得更大了。

「施——約——薩！」嘉爾娃輕輕地叫道，她的咀唇極為乾燥。「施約薩，來到我身邊吧，既使只是討一杯開水，你也來吧……」

不，他不能來。

他只有一次走進她的家門。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了……

在午夜的時候，甘米諾克家的窗門响起了敲門的聲音（在那時候，夜里只有戰鬥者是土地的主人）。嘉爾娃起身把門打開。遇到這種事情，米柯拉從來沒有起身的。

兩個人跟隨着嘉爾娃進來，其他留在屋外看守着馬。嘉爾娃把燈蕊轉大，然後退到一個角落。她已做完

了她應做的事情，其餘是米柯拉來應付了。

「晚安，同志，你生病了嗎？」

「是的，同志，你知道這——」

「心臟？」

「不，不，我不知道要怎樣說。」

「潰瘍？」

「嗯，你知道，同志——」

「爲着你的國家而裝病，是嗎？不，不，不用起身。我知道你要拿許多醫生證明書給我。」

戰鬥員把電筒射照在米柯拉臉上使他張不開眼來。

「是，一切都一樣，」戰鬥員說道：「疾病還不是跟以前一樣。他讓他的鬍子長得長長，他的鞋靴藏起來了，在他家里還藏着許多伏特卡哪！」

甘米諾克故意接按照自己的說法道：「是的，同志，屋子裡還有幾滴，謝謝你提醒我。」

「躺下，躺下，甘米諾克。不要起身。留住你的酒吧，納粹警察明天會來的，可能特務頭子費威柏也會來的。把你的歌和你的舞留給他們吧，你這個黑衛士！」

「你不相信我？同志——」米柯拉說。

「我們不需多相信，」戰鬥員打斷他的話，「我們看穿你。我們已有着你個人的一切紀錄了，不管你有沒有鬍子。人們在流血，而你——像一隻蚊在蜷縮着，要一隻腳踏兩隻船嗎？不跟你浪費口舌了。你的馬呢？起身……」

甘米諾克還是裝着生病的樣子，笨重地起身，坐在床治上。

「嘉爾娃，把我的鞋子拿來。」她不想離開那個陰黯的角落。她真想把那雙故意扯得破爛的鞋子向他擲去，她真想哭，她心里滿是悲憤……但是她終於從灶子上把鞋子拿給他，故意拿得高高的，想遮任自己的臉。

「拿去，」她聲音沙啞地說道。他，施約薩這時轉回頭來說：「晚安，嘉爾娃，你也要躲避我們嗎？」「傻瓜，爲什麼不對他說：『我帶走吧，親愛的！』爲什麼不叫那最親愛的名字施約薩呢？爲什麼？不是自己無顏再叫他？是不是太羞恥了？是不是？」

「晚安，」她說道，頭低低的。好在房子里十分陰黯而且他也沒有把電筒照在她臉上。是的，他還很尊敬她呀！

她沒有跟他們到屋外去，只是留在門口。她把寒衣穿得緊緊，小心地聽着他們的談話。

甘米諾克的狡猾終舊無用。他那隻藏在乾草堆圍住的欄里的馬終於被發覺了。

「你在那里呀，你這慌僻的靈魂，出來呀！」

那隻駿馬長地嘶叫了一聲，圍在打谷場上的戰鬥員大聲地笑了起來。

甘米諾克還是不甘願似的。

「她長得不漂亮，跑不快，腿很弱。」

「管他，有四隻腳就够了！好吧

，兄弟們！」說話的人帶着濃厚的烏克蘭口音。「好吧，指導員同志，我的運氣不好，我得遵從你的命令，我可以替他上鞍了嗎？」

「可以，亞爾丹姆，只是快點！」是施約薩的聲音在說道。

「他是指導員。我早知道了！」嘉爾娃興奮地想道。

那個叫亞爾丹姆的隊員把一副鞋子放在馬上。

「哇，靜靜，我漂亮的——靜靜，」他說道，「喂，鬍子，我把我的老馬留給你，但是不可以把牠藏在洞里。我會回來看看牠的。牠可以工作的，那隻好馬——我走啦。」

他靈敏地跨上馬背，手里拉着韁，在白皚皚的雪里，好像一個銀白色的塑像。

「再見，鬍子，」另外一個隊員喊道：「把你臉上的老鼠窩剷掉吧，我們會回來看看你的。剷一剷吧，對你是有好處！」

「不要聽他的話，你可以留來養蜜蜂。」

「是呀，可是一定沒有蜜蜂的！」

「跟着我！」又是施爾吉的聲音了。

他們騎着馬走了，存下甘米諾克手里拉着他們留下來的那匹老馬。他們的年輕的笑着跟馬蹄聲交織在一起，在夜的田野上從遠處傳來。那匹老馬微微地抬起頭來，悽慘地嘶叫了一聲。

「回來睡吧！站在那邊哭有什麼用？」甘米諾克從厚厚的被下低聲說

道：「你以爲我不痛心嗎，一匹這樣的好馬！」

「去找你的魔鬼，」嘉爾娃抽泣地爬到灶上。

甘米諾克靜默着，但是這種靜默却没有保留多久。

「啊哈！」他在黑暗中帶着譏諷的口氣說：「原來你是想他，那個強盜，你爲他而哭了！好，你等着看吧，我漂亮的！」

他還是這樣地威嚇她，雖然她主跟外國政權快要結束，而幸福日子就在眼前了。

……外面，天空顯得十分蒼白，潔白的明月也快要把天空讓給太陽了。而拖拉機還是繼續轟响着……

「來我身邊呀，施約薩，再來一次，最後一次！」

嘉爾娃倚在窗櫺上，凝望着遠方

。那聲音來得更近了。是喲，每一分鐘它都來得更近了。

「來我身邊呀，親愛的，把你手風琴的音樂帶回來吧，把馬蹄聲帶回來吧！回來吧！」

他果然回來了！

拖拉機停下來了。一切歸於沉靜

。嘉爾娃伸了伸身體，離開了窗口。她的手輕輕揉撫着頭髮，然後掩住了自己的臉。

施爾吉來了……年輕、快樂，和往日一樣。只是現在他穿着一件滿是油漬的藍色工作衣服，手里拿着鴨舌帽，但是那撮頭髮還是像從前一樣垂在他們的帶着微笑的眼睛上。那不是

草兒在低聲的聒絮嗎？那不是他們的腳所踏着的金黃色的沙路嗎？現在，他們的手輕輕地敲在窗門上——而一切就將成爲過去。

「來喲，來喲，我等得很久了……很久了！」

但是，那是什麼呢？

你想是什麼，你這個痴女人。

拖拉機又响了起來……漸漸地遠去了，每一分鐘都遠去了，一切都簡單，他正在轉彎。多簡單，又多可怕……坐在窗櫺吧，坐在那邊傾聽。你痛快吧，或者你靜靜地凝望吧！——都是一樣的。你可以哭的，就哭吧！

嘉爾娃真得抽泣了，她沒有辦法忍住淚水。她把頭倒在窗櫺上。痛苦的抽泣着，像一個被人拋棄的孩子關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裏。最後，她像一個哭乾了眼淚的孩子一樣，不哭了。她眼睛疲乏，她催促自己不要再想，不要再使她的心受到創傷。最後，她睡了。

在果園的外邊是一片無際的麥田。濃霧籠着一切，太陽透射過霧層，天已經亮了。這是個星期天，一切生物都要休息。

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稻。在不久以前，這里還是荒蕪的土地。現在田里好像翻滾着麥的海洋，一片遠遠的，無邊無際。多麼好的稻呀！這就是人們所需要的！對於善良的人們，這是快樂啊！多咀的燕子愉快地吱吱叫着，她們在天空中飛翔，不時停在稻穗上。蜜蜂也已經忙碌地工作着，一邊低聲地嗡嗡唱。

。

。

。

。

。

。

。

。

。

拖拉機還在遠處轟响着……誰代替施爾吉的位置了？

嘉爾娃的兒子安多斯在院子裏的井邊洗臉。他打了一桶水，脫下他的衣，愉快地哼着歌兒。他是一個年青、充滿着活力的良好工人。他工作非常勤勞，跟別人很好地相處在一起。他已經明白他的父親的遭遇是自討的，完全不能怪別人。你的兒子不會因為你而把臉藏起。母親雖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安多斯用一條潔白的毛巾大力地擦乾身體，發出沙沙的聲響。

嘉爾娃非常疼愛她親愛的小宋妮契卡。嘉爾娃在小時候從來沒有拍過照——在那時代，一個短工的家庭，誰會想這事情呢？有一個鏡子就算一個奇蹟了！望着小宋妮契卡，嘉爾娃彷彿看到自己小時候的影子。是的，以前她也是一樣的——大大的眼睛，烏黑的頭髮，像小燕子般地活躍。

宋妮契卡穿着潔白的睡衣站在床上。她笑着伸出她的瘦小的手，眼睛還是惺忪的。嘉爾娃穿着她的衣襟，把白色的鈕扣扣好。宋妮契卡溫暖的手緊緊地纏抱在母親的頸，頭倒靠在她的肩上。宋妮契卡是多麼希望多睡一會兒呀！不，不要緊，她還是很願意起身的。她知道在收穫季節里，她要代替安多斯的擠奶工作。她的好朋友——那隻母牛柏央卡已經在顯潤的果園里吃草了。在桌上放着一杯她每天喝的牛奶。

「媽咪，我們有沒有一起睡？」
「有，親愛的，我們一起睡的……」

「媽咪，今天是星期日嗎？」
「是呀，你要穿上那件新裙。看，就在這里。」

「你要到田里嗎？他們已經收割了裸麥了，還有麥和稻。安多斯也要去。」

「他要去睡一下。他整晚都在打谷。」

「安多斯很大是嗎，媽咪？他是一個好孩子，是嗎？」

「很好的孩子，宋妮契卡。」
「我也很好，我時常聽你的話。」

「你是很好的孩子，親愛的。最好的。」

嘉爾娃拿出一件清潔，燙好的短袴，然后把小宋妮契卡抱在懷里，「你是我的陽光！」她想到：「爲什麼你不是我所愛的人的女兒呢？」

從遠處的田里傳來了那不會停止的聲響……誰在駕駛啦，誰取代了施約薩的位置啦？

「我想了又想，終於記起了，那個人字：私營者！是什麼意思呀，媽咪？」

「你大了的時候就會明白，親愛的。那時我會告訴你，現在，你最好不要問，你是好孩子，是媽？」

嘉爾娃從顯潤的草地經過，走到麥田里去。

「不，他豈止是私營者，」她還一直想着女兒的話。「他是懦夫，腐朽到心的人。他從來就不是你的爸爸，親愛的。他從來就不是我的丈夫。從來不是！」

她想起那朱紅色的鬍子。亂蓬蓬的，紅色，足夠給蜜蜂上去造窠。他的馬被帶走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坐在鏡子前用一把鈍了的刀片括去鬍子，一邊咒罵道。過後，他每星期都刮一次，一直到勝利後。每天晚上，他等待着戰鬥員來看他的鬍子。當然，他們沒有再來過。後來他參加到前綫去，不知怎樣被子彈打到手臂。而現在他到處把這隻受傷的手給人看，要告訴人家他也支持新的政權！可是他却暗中搞私營的勾當，把黑物從史多斯運到敏斯柯以賺取高利。

最后，他被人暴露了，關進監牢也有三年多了。

也許她應該同情他吧？他畢竟還是孩子的父親，而且他們已經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了……可是，不，她不同情他，從來就不同情他！

那聲音……很快的，雲霧就要散了，而在遠處她可以看到那耕種了的土地——可以看到施約薩到底收割了多少。

她看到一個人從路上走來。施約薩！……

嘉爾娃想跑到他面前，她多想跑到他面前呀！但是，她停止了脚步，凝視着他。他沒有戴上帽子，身上還是那件藍色的工作服，就像她昨晚那樣想着的樣子。

「不，他不能看到我！」
她趕快藏身到田里去。

施約薩走來了，但是他沒有看到她。那片麥田還有那迷濛的霧給她不少的方便。他沒有看見她。他甚至沒有往她這里看來。嘉爾娃的棕色眼睛

跟着他，一直到見不他爲止。

「轉回來啊，只要一刻，我親愛的，我失去的青春！轉回頭啊，唱出你的愉快的歌。唱出那穴鳥的歌呀。望望我的眼睛呀，我就去把這農莊燒掉，親手燒掉，帶着孩子跟你着，跟着你，什麼地方都行！」

可是那稻田，那豐富的稻……是大家需要的呀！

是感情嗎？嘉爾娃的僵硬的手掩住她的耳朵，那輕輕的撫摸使她的心輕鬆了許多。

你哀求什麼？多麼痛苦，多麼無望，我的心呵？也許他快樂地生活着我親愛的施約薩！沒有他我就不能活嗎？難道我沒有用嗎？難道我比這個充滿陽光的世界里的其他人們更壞嗎？

「伊凡，斯迪凡諾維支，伊凡伯伯，幫忙我，伊凡伯伯！」

嘉爾娃嘴里輕輕地說出她在思忖中所說的話。而伊凡伯伯，聰明的伊凡伯伯——集體農場的主席從濃灰的眉下望着嘉爾娃。

「什麼事，嘉爾娃？」他問道。

「伊凡伯伯，我不能住下去了。讓我回去我的村子吧。替我們建一間屋子吧，我們全一起地生活，安多斯和我，我們要好好生活，把他的名字取消吧，伊凡伯伯。你知道的——那個人，還有我，還有我的孩子們……」

「不，別哭，嘉爾娃不用哭的」伊凡伯伯說道。

但是嘉爾娃沒有停止哭泣——她

（轉入24面）



失

去

的

青

春

· 穆朗 ·

「別難過。人老了，自然是這樣的。」他想了想，然後說：「我決定明早離開這里。」

「噢，你不是說要找我嗎？……還有婢，你想見她嗎？」

「我們總算見過面了。至於……我看不需要了。」

「你坐火車嗎？明早我去送你。」

「不用麻煩吧！」

「上回沒有送，這回無論如何一定要送。」說得連炎也笑了。

隔天早上，當北上的列車要關的時候，炎握着芹的手，明朗的聲音在吵鬧的叮嚀聲中响着：

「好好干吧！再見了！」

「再見了，盡可能寫信來呵！」芹感到依依不捨。

五

北上的列車終於關了。望着開走的火車，芹心中帶着深深的祝福。

炎走後的第二天，芹接到婢的來信。她自撇家後，沒有去找婢。婢雖知道她的住址，因為賭氣，也就不去找她。

芹收到信，感到意外，忙把信折開來，信紙上就顯露出婢的筆跡：

芹：
你收到這封信，一定感到驚奇吧？
我已經和那個傢伙分居了，這是你所預料到的，却是我所預料不到的。你先不要拍

手稱快，請你先把靈魂中充滿憤懣的人的供詞讀下去吧。

我和他結婚以後，一心一意要把家庭打理得舒舒服服，成為我們幸福的天地。我改變了自己的性格，以和他的取得一致。我處處遷就他，盡力避免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他沒有放下生活費，反常向我要錢。我不計較這些，否則就失去了做妻子的意義。

不久，他開始深夜遲歸（原來他早就有這種行為。他追求我的時候，我沒發現。現在已經來不及了。）身為妻子的我，當然不高興。我想跟在他身邊，又怕這樣會引起別人笑他，打擊他的自尊心。我只好用溫婉的話勸告他。他當時聽了滿口答應。不久又故態復萌了。我不敢進一步制止他，我怕觸怒他，使家庭不和。誰知這樣反而縱容了他。

以後他回來，總是喝得爛醉如泥。稍為不順他的意，他的巴掌便飛過來，只差沒有腳踢（母親在世時，豈有動手打過我？）。為了家庭的幸福，為了不讓左鄰右舍見笑，我忍氣吞聲，眼淚往肚里吞，只希望他有一日回頭是岸。

三天前的晚上，他又是喝得昏昏沉沉才回來。我一時心疑，便去檢查他的衣袋。竟然發現一條有香味的女人手巾，又在衣領上發現幾點口紅。這在我真是晴天霹靂。我對

他一片真心，什麼都任他予取予求，他却拿了我的錢花天酒地，亂搞女人。你想我怎會甘心。蘊藏在我心中已久的不滿，終於在那

晚如計時彈爆發了。

他不管我的吵嚷，對我拳腳交加。我也顧不得什麼面子了，決意跟他拚命（我想不

到自己竟有這種勇氣。）事情鬧得很兇，驚動了左鄰右舍，連警察都被召來了。

我已經辦好手續，從此和他分居了。我的幸福，還有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我真想痛痛快快地了却此生。但是我沒有勇氣；這樣做也未免太便宜了那傢伙。我要親眼看見他的下場，總有一天。

我想去找你，又覺得沒有面目見你。我悔恨當初沒有聽你的良言，致使有今天的下場。芹，你是我唯一親信的人，你只管罵我，嚴厲的叱責我吧。

不管你怎樣氣我，恨我，看不起我，請你在我去世的母親份上，來看我一次吧！

絕望的 婢

芹一口氣把信讀完，倔強的她，也禁不住淚水的湧出。淚水迷濛中，她看到婢穿着校服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埋頭學習——這是她過去的影子；一下子又看到她滿臉淚痕，遍體創傷，屈服在陳光璧的淫威底下；炎忽然出現了，只見他在人羣中揮手吶喊……

芹深深吁了一口悶氣，想起高爾基的一句話：「生活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燃燒，一是腐爛。」

婢正像樹上枯萎了的黃葉，風一起，最終落在地上與草木同腐。

外面雨正傾盆似地下着，轟隆的雷聲在天邊滾動而來，燦白的閃電划破黑黑的天幕。大地憾動着，就像一條潛龍在地下翻身。

芹望着窗外的大雨，仰面迎着狂風，心想經過這場暴雨，空心的老樹就會倒下，腐朽的渣滓勢被急湍的河流逐出大海，全身感到不可言喻的溫暖，臉上的水珠也忘了抹掉，興奮得高聲叫道：

「讓暴雨來得更猛烈吧！……」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

六

婢看見芹的到來，禁不住悲感交集，鼻一酸，跟着扑在芹的身上慟哭。好一陣，她抬起頭來，用淚眼望住芹，抽泣地道：

「芹，你恨我吧？……」

芹放開她，踱到沙發那里坐下，打量着站住的婢，心里百感交集。她聽過、見過的不幸婦女的形象，全都在眼前一一閃現。憤怒幾乎把她的嘴臉出現在她腦海里，她覺得該恨的似乎就是這些。

婢被望得難堪，垂頭坐在芹的身邊。她覺得讓芹叱責一番，比度過悶人的時刻還要好受。

「炎回來過，你知道嗎？」芹肅穆地望住那淚痕點點、慘白如紙的瘦臉，靜待她的反應。

「炎！」婢觸了電般，急喘着，小嘴抖動了抖動，霎時抓住了芹的手：「是災？」

「唔，前幾晚，我碰見他。」她沒動，讓自己的手緊握在婢冰涼的手里。

「他真的回來了！」她夢幻似地說，臉上泛起陣陣興奮的紅潮。像赤道上多變的風雲，一剎那，她臉上欣喜的表情消失了，恢復了慘白如臘的顏色，那緊握對方的雙手也縮了回來，兀地掩住臉。她悲愴的聲音從手間流露出來：「不，太遲了！」

她痛苦地追憶過去的日子——

過去的她，像一粒顏色鮮艷的汽球，吸滿了氣，順着輕風在蔚藍的天空飄盪了飄盪，多逍遙，多自在。多少人伸長頸子，羨慕地仰望，指點着。現在，她像斷了綫的風箏，隨風亂飄，前途茫茫。縱使有人拾到，可已是紙破竹折，傷痕累累了。……

炎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宛如走馬燈在她面前閃過，那樣生動，又那樣親切。她已是靈魂中充滿邪念的人，再沒有臉面去見他，那怕是僅僅的一瞥。

唉，唉，一切都已過去了，生命中幸福的時辰，青春的歡笑和快樂。時代的浪濤滅了她的頂，眼前是一片可怕的黑暗。……

她渴望芹繼續談炎的事情。芹有意似地靜默着。內心的慚愧與歉疚，使她難於開口。好久，她才鼓起勇氣，嘴唇蠕動了蠕動，如蝸牛觸角似地問道：

「他……好嗎？」

「我真佩服他！在那種更壞的環境下，他還是那樣強，沒有倒下。有人以為他像老鼠一樣躲起來了，這未免太看輕他，太幼稚可笑了！」她一半懷着對炎的敬仰，一半輕蔑那些作了生活逃兵的人，激動地說。

每一句話都帶刺似的，全都扎在婢的心房。她痛苦、羞愧，還有其他難受的滋味，在她心頭翻滾。她立也不是，坐也不是，索性低下頭，讓眼淚從眼眶里慢慢湧出。

「他忙，匆匆又走了。他——」

「走了！」婢截住了芹的話，頹喪地驚嘆一聲。

芹祇顧把話滔滔接下說：

「記得畢業時，炎在每人的記念冊上留下這樣的話：『站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他不單說，自己也在實踐。可是許多人——」

「請你別再說吧！」從喉嚨里迸出來的叫聲，把芹的話給打斷了。婢的肩膀抽搐了抽搐，臉上閃過一陣痛苦的痙攣。

芹打破好一陣的沉默問道：

「以後怎樣打算？」

「我的心亂得很，叫我打算什麼呢？」她像街邊向人討錢的女孩，乞求地拉着芹的手：「你搬回來住吧！」

芹一手搭在婢的肩上，把在路上打好的腹稿說了出來。

「不，還是你搬到我那里去吧！」她自信：只要婢答應，在新的環境中，在舊伙伴的關懷下，她會獲的新生。芹的話中帶着鼓勵的強音：「過去的，讓它死去吧！我們相信你——」

婢知道芹往下要說什麼，不待芹講完，無言地立起身來，緩慢地踱到鏡子前。

鏡子里的她，頭髮不梳理，像堆亂草；憔悴蒼白的臉龐，再沒有過去的紅潤；圓圓的眼睛陷了進去，呆滯無神，失去往日奕奕的神采；那張過去常唱出動人的歌來的嘴，青白沒有血色。……她用手輕撫着瘦削的雙頰，覺得自己老了幾十歲。

「呵！……」她喟嘆那失去的青春，一陣悽愴，眼眶紅了。

芹站在後面，看着鏡子里的婢：

「過去你不是常愛說火鳳凰的故事嗎？鳳凰老了，醜了，勇敢跳到火里去。鳳凰沒死，經過火的洗禮，變得更美，更艷。呵，這是多美的故事呵！……婢，振作吧！去和大家一同哭泣，你不會覺得自己孤零零快樂的時候，在大家的身邊，你會覺得更快樂。你回去，還是受歡迎的！」

婢望着鏡子里的芹，苦笑了一聲：

「我還能嗎？……」她不敢相信自己。芹扳着她的肩，把她的身體轉過來。眼睛熱情地注視着她，話里充滿不容懷疑的真誠：

黃衣天使送來了你的一張賀年片，年片上寫下了你的幾句衷心話：

「願你
藉此美好的時光
努力奮斗

從而踏上一個理想的前程」。

一遍又一遍，看到這字字激勵人心的詞句，我像是重獲得了溫暖，眼前也像是燃起了一片紅光。

許久以來，我們音訊斷絕，從未有片言隻字的交談。我以為，友誼的花朵在我們之間枯萎了，友誼的花朵再也不會為我們而開了。

意想不到的，在這溫涼的季節裡，你依舊是那樣的熱情，你依舊是那樣的懷念，你依舊是在關注着一個落魄朋友的成長。

我呢？是多末地難受呵！想着自己，離開了那些志投意合的友人後，每一天只能搖着一支禿筆，發發牢騷，洩洩悶氣，所關心的不是祖國的將來，不是正在奔波逃難的朋友，而是生活愛情……而是自己的前途。

朋友，我譴責自己，同時我也願意鼓舞自己，在這春季開始降臨大地的時候，把這個的心獻給更多的人羣。

我們如今雖然居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裡，不過從你的新春賀詞中可以看出，你的熾熱的心不也正在燃燒着嗎？

春天，難道永遠會是那些可惡的人們所佔有的嗎。

「O打伯」走在新修的泥路上

· 方里虹 ·

「O打伯」走在新修的泥路上，

重擔子壓得扁担兒彎彎閃閃；

他穩健的步伐踏在新填的泥路上，

粗皺的臉上輕抹着一絲滿意的微笑。

粗皺的臉上輕抹着一絲滿意的微笑，

心胸裡却總猜不透是誰來把泥路修好了；

搔頭皮，敲腦袋，一心要把修路英雄猜，

誰知却把後腦袋上的「大肉飽」敲痛了。

把後腦袋上的「大肉飽」敲痛了，

使他馬上記起前天就是在這裡滑倒；

全部的「O打伯」倒在窟窿里

一塊大石頭在他後腦袋上撞出個「大肉飽」……

他幾乎暈了過去呵，

幸好一個孩童喊來了他的先生，

把他扶到「賣菜壩」家裡去敷藥……

——「O打伯」回想起來不禁心驚胆顫！

是誰在昨天就把泥路修好了，

難道是皇家派了人來把路修造？

哎！「O打伯」呀你莫再費精神去瞎猜，

看！「豆乾仔」奔過來了，他會把實情對你講：

「幼兒班的先生和夜學裡的大哥大姐們，

一清早，就扛鋤頭，揹箬箕來到了這邊；

像一條巨龍起舞在大路中間，

搬運十噸哩泥土快得賽神仙！……」

「豆乾仔」要說的話兒還有萬萬千呵，

怎料「亞烏兄」的聲音早已搶先迴盪在耳邊：

「再多十條大路他們也能修得好！

前年，他們整千人澆通了幾十里長的大水溝！……」

「豆乾仔」和「亞烏兄」的話兒還震响在耳邊，

眼見一條平坦坦的泥路橫輪在眼前；

他有多少讚嘆的話兒正要向人傾述呵，

怎奈小顧客們早已吵吵嚷嚷擠滿在担前……

「O打伯」走在新修的泥路上，

空担子掛在扁担上晃晃盪盪；

一個個多熟悉的臉兒頻接着在眼前浮現，

他細小的眼睛里閃耀着稱讚的光芒……

「你能的！再說大家都惦念你，希望你回去。何況這也是你過去的理想，熱愛過的事業呵！」

「她搖了搖頭：『不，太遲了！』」

「說遲？住在村校隔壁的六伯，牙齒掉剩幾根，鬍子也白了；他比年青人還熱心，還要有力呢！」

「芹，這些以後再說吧！……我一人在家，悶得很。我想……」她遲疑住了，不好意思說下去。

「怎樣？」

「我想在你那里住上一個時候。不懂你歡迎嗎？」她終於鼓起勇氣說了。她不安地搓着手，猶如犯人等待法官的判決。

這正合了芹的心意。她欣喜得差點沒有把婢抱住：

「怎麼不歡迎呢？」

她早就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把這個猶如斷了腿的婢慢慢扶着走，慢慢引導她走到鋪滿陽光的大路上。雖然這需要好一段時間，但是她相信在大家的幫助下，婢的創傷會復元得很快，不久就能和大家携手並肩前進了。

這時，不懂從那里傳來隱隱約約的歌聲。芹傾耳靜聽，原來是天台上一間音樂會的歌詠隊正在練習演唱。

芹走到窗前，把窗一扇扇打開。嘹亮的歌聲即刻飛了進來：

我們的青春，

像海燕般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

婢靠在芹的身上，芹一手環抱着她。兩個人齊都沉浸在雄壯的歌聲中。

（六四年十二月十日舊稿重寫）

大紅山的兒女們

英 流



「較好了，」國昌感激地說。

「你還想吃點什麼東西？我出去替你買。」

張平也問他道：

「不，我沒想吃什么。」他說着，爬起身來，大和忙對他說：

「你要拿什麼？我替你拿。」

「我那盒子，麻煩你，跟我拿過來。」

大和到書架上把國昌的一個餅乾盒子拿過來給他，國昌打開盒子，從里面拿出一疊鈔票，交給大和說：

「這個，你拿去把我的伙食費。」

「哦！」大和算了一下，是五十塊，後說：

「不用這樣多，三十就夠了。」

「不，你拿去。」國昌的眼眶變紅了，他激動地說：

「大和、張平，我以前錯了，我……我對不起你們，以前我有困難，我沒幫忙你們，也沒有同情你們，我……我錯了……」國昌說到這里，哭不成聲。

阿巧在厨房里聽到國昌哭，也走進來，呆住了。

「過去的事情，讓他過去吧！只要你能改過就好了。」大和說。

「我病了，你們幫我這樣多忙，當時，你們有困難，張平的媽生病，我却連自己的伙食費也不交，要你們挨餓，我……我大對不起你們……」

國昌哭得更得大聲。

「別哭，國昌，」大和說，「當時我們也不好，沒有好好地跟你解釋。」

國昌還繼續地哭着，阿巧呆在一邊，大和對阿巧說：

「去煮茶吧！飯燒焦了。」

晚餐時，國昌也起來和大家一起吃，阿巧還照樣地給他煮粥。大家正在埋頭吃飯的時候，張平興奮地說：

「什麼？你找到工作了？」

「唔！我們學校里高中部的同學阿康，他替我找了一份送報的工作，每天早上五點半去送，到七點鐘便送完了，一個月有六十多塊錢。」

「啊！很好哇！」阿巧羨慕地說。

「在那里送？」

「就在那，十層樓，以前是阿康的朋友送，現在他那朋友要回去聯邦住，所以讓給我。」

「好好，張平，以後你該高興了吧！」大和興奮地說。

「明早我要跟那送報的人一起去，所以我五點就要起身。我怕我睡不醒。」

「我叫你，」阿巧說：「每到五點鐘我一定醒來，以前在家鄉的時候，我每天五點鐘就起來幫我媽煮水泡咖啡。」

大家今晚的心情特別高興，吃飽飯後，他們又坐在屋邊的大樹下聊天，阿巧又告訴了一些關於他們學校的舞蹈班的事情，之後她口里一邊哼着調子，同時也一邊輕輕地跳起來。當大家笑他的時候，他便說：

(九)

明哥又回來和大家一塊兒住了，大家都高興，但明哥更高興，因為國昌已改正了錯誤和張平有了工作。

明哥覺得，這批小鬼在各方面都有了進展，在生活上已有了規律，思想上也有了上進，他覺得現在應該加強提高的時候了。這除了用書本貫徹之外，同時還鼓勵他們參加學校里的一些健康的活動。例如戲劇會和民樂會。

第一學期的假期到了，張平由於要派報沒法回家，國昌本想回去住，但經明哥勸告後，他答應只回去一個星期，然後出來補習英文和數學。阿巧本來也不想回去，但她母親一定要她回去一個禮拜，她沒法子，只好先回去。大和由於被他學校里的戲劇會選為幹事，所以他只回去了兩天，便出來了，他公公很生氣，說：

「怎麼？才回來住這麼兩天又要出去了？」

「我沒空呀！公公。」

「沒空？你這小鬼頭，在星加坡有屁事。」

「我們學校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這小鬼頭，我好不容易才盼望到你回來，現在你棋還沒跟我下到兩盤，就要走了，你忙什麼呀？」

「學校里的事情很多啊！」

大和的公公看看不能說服小鬼，便想了另外一條計來留大和，他說：

「你看，我們那十幾株榴槿樹，結得滿樹都是，再多一個禮拜，榴槿就掉了，你不想榴槿嗎？」

「榴槿好呀！可是公公，我實在沒法子，以後榴槿掉了，你就托人送出幾個來吃。」

「你這小鬼頭，不留下來，我打個屁給你吃。」

說着，他氣翹了鬍子，走了。

大和出來星洲後的一個禮拜，國昌也出來了，大和的公公到底還是選了七八個又大又好的榴槿，托國昌拿出來。

晚上，明哥回來了，他們高興地吃着榴槿，吃完了榴槿，明哥說：

「我們去看電影，中國片，『五朵金花』很好看。」

大家都同意，但張平不去，他說他沒有空，他自己留在家里。

在路上，大和告訴明哥說：

「我病了，你們幫我這樣多忙，當時，你們有困難，張平的媽生病，我却連自己的伙食費也不交，要你們挨餓，我……我大對不起你們……」

「過去的事情，讓他過去吧！只要你能改過就好了。」大和說。

「張平最近一直在稿紙上寫什麼，我想一定是在作文章。」

「我知道。」明哥說：「他好像在寫『我的小便傳』。」

晚上，明哥他們看完了戲，他們一邊回家一邊談論着剛才銀幕上的人物和事件，他們對於那新社會里的新生活是多麼羨慕啊！但是明哥提醒他們說：他們之所以有今天的幸福，那是用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啊！

回到家里，張平還在埋頭地在寫着，大和本想告訴他今晚的戲如何的精彩，但明哥給他使了個眼色，意思是不不要驚動他。大家同時也都會意，各自拿起了本書，默默地看着，這時候，國昌也拿起了本地的一本小说「小茅屋」來看。

十一點半了，小鬼們都睡了，但張平却還在那裏默默地寫着。

「張平，」明哥溫和地說：「夜了，睡吧！明天你還得早起。」

「就好了。」他應道，繼續地寫着。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張平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打了個長呵欠，走到明哥的桌邊，說：

「明哥，你看，」他把手中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遞給明哥。

「啊！我的小便傳，好好，有空的時候要多練習寫，這樣才進步得快。」

「你跟我改。」張平說。

「好，以後有寫什麼盡管拿來給我看看。」明哥帶着鼓勵的目光，溫和地說。張平微笑着，點了點頭，進房裏去睡了。

十二點半了，明哥略有點睡意，他放下了手的那本厚厚的書本，本想去睡，但他一眼又看見放在桌上的那堆稿紙，於是他燃了一支煙，重重地吸了兩口，嘴裏噴出煙來，他的疲勞彷彿隨着那陣煙從他口里飛揚出去了。他振了振精神，拿起張平的「我的小便傳」慢慢地看起來。

漸漸地，明哥被稿紙里的文字吸引住了——那

是一個多麼苦難的日子啊！十二年前，張平還是個兩歲的孩子，但在那時候，他那顆小小的心靈就受了莫大的創傷——他的爸爸死了。於是在他的童年里，就充滿了不幸和災難。

「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們住在山芭里，早上媽媽去割膠，我留在家裏，那時沒有人和我談話，陪我玩的只有一隻黃狗，牠的名字叫阿黃，阿黃真聽話，牠是我唯一的朋友，但是很不幸，有一天晚上，我的阿黃被老虎吃掉了……」

「在山芭里有很多毒蛇和蠍子，毒蛇經常到我家裏來，從我的腳下跑過，有時却睡在我們的木床上，我經常嚇得大哭，但是我哭也沒有用，四週無人，媽又割膠去了……於是，我只好站在屋外的小路口，等媽媽回來……」

明哥看着，看着，淚水不禁地從他的眼里掉了出來，他看完了這篇充滿着血與淚的自傳後，心里想道：張平不是和自己有着全樣的童年嗎？什至，張平比自己更苦，我當時還有哥哥，但他却孤單單的一個人，在山芭里，真是呼天天不應，四面是曠野，遠處是大森林。張平今天的性格之所以那麼的沉靜，那是他的環境養成的，他從小就沒享過人間的溫暖，所以養成他的悲觀的心理，不過，今天已經是不全了，張平已經漸漸地在從悲觀中堅強起來了。

從這篇文章里，就可看出他的思想已經漸漸地趨向進步，逐漸成熟，對！應該要好好教育他，幫忙他，這個從苦難中成長出來的青年；從勞動中培養出來的孩子，品質是高尚的。只要把他教育過來，幫他學習，以後就會成爲一個扭轉乾坤，改變時代的巨人，明哥想到了這里，充滿了信心，可是他感到他的責任更艱巨了。

他熄了桌燈，回到房間里，這時小鬼們正熟睡着。

明哥躺在席上，激動的心情驅走了他的睡意。在他的胸海里，突然出現了他的家鄉，出現了巴西河，出現了大紅山，出現了一個個善良老百姓的臉孔。

(十)

開學了，一切還是依舊，明哥經過了幾天的奔波，國昌終於換了學校。他讀的是C中學，和大和同校，但不同班。

一天早上，張平派完了報紙，自己手里拿着兩分大報回家來。大和接過報紙，坐在椅子上看着。張平到廚房里，倒了一杯咖啡，手里拿了一塊麵包吃着。

「啊！張平，你看，你看……」大和把報紙攤在桌上，驚叫了起來。

張平以爲是什麼大新聞，趕快去看。

「我的小便傳，——張平」大和唸着報紙上的題目，後說：「哎？這是你上次寫的那篇文章啊！」

「啊！對呀！我看，」張平也驚喜地叫起來，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搶過報紙。

「哇！好長啊！幾乎佔了半版。」大和高興地說：「是你自己投去的嗎？」

「我交給明哥，不知他怎麼拿去的？」

「好好，我真爲你高興啊！」

說着，這時國昌也買了一籃菜回來，大和告訴了他這個消息，國昌搶了報紙，看了後，也十分高興，他心里很羨慕。

C中學爲了慶祝校慶，籌備舉行盛大的遊藝晚會，節目有各式各樣。大和當了初中部的聯絡員，同時還兼佈景組員，國昌也參加了歌詠。大和鋸起木來非常熟練，釘起布景的架子來也很對整，許多老師看了都很佩服他的能幹。

演出的時候，國昌在台上唱得嘴開。大和穿着背心却在台拚得滿身臭汗，阿巧和張平在台上看直鼓掌。

演出完了，大家鬆了一口氣，慰勞會的時候，大和得到了工作獎狀，演出委員會送給他一個魯迅的石膏像，全時學校也在他的成績單上記下了兩個「大功」，大和把石膏像拿回去擺在書房頂上，大家看了又羨慕，又高興。

第二個假期又到了，C中學和其他中學又都忙着籌備慶祝畢業班的遊藝會晚，阿巧和張平的學校里也和大和、國昌的學校里一樣忙，阿巧參加舞蹈，張平是初中一全級的代表，也是演出籌委之一。假期里，他們都不想回家，但明哥還是要他們抽空回去幾天。

大和回到家，他公公對他說：

「小鬼頭，假期已經過去一個多星期了，你們現在才回來，這下我可沒空跟你下棋啦！」

「爲什麼沒空呢！公公。」大和問。

「你看，」他的公公指着廳里的一堆行李說：

「多兩天，我要回中國去啦！我現在忙着呢！」

「呵！公公，你要去中國？」大和驚喜地問道。

「是呵！這回是那幾株榴槿幫了我的忙，賣了好幾百塊錢呵！」

「去中國，中國現在很好哇！」大和拍手高興地說。

「你怎麼知道？小鬼頭。」

「電影里呀，我看到的，那邊的風景多美呀！」

「我可沒像你那麼空閑單看風景，我要回去看看我們的家，看看我們的田地。」他說着，出去了。

之後，大和呆住了，他想：我要是能跟公公一塊到中國去遊玩，該多好哇！

阿巧回到家，她母親高興死了，她的鄰居們也爲阿巧的母親高興，她們對她說：「你的阿巧長高了。」

大清早，阿巧就跟着母親到菜園里去，這時候，池塘里的萍菜開了滿池的鮮花，看去是一片紫紅色，蜜蜂在花叢中飛繞，這時阿巧的心情和以往不同了，她感到家鄉是多麼的美麗與鄉村清晨的可愛。同時她也感到生活，這是多麼的有意思，是多麼的令人愉快呵！以往——一年多前，也是同樣的清晨，同樣滿池的花朵，同樣的葉子上掛滿了露珠，

然而那時却没有像現在這樣的感觉。可是現在爲什麼會有這麼甜美的感覺呢？她不清楚，也沒有去想，她只感覺到心里有一陣莫明其妙的興奮與激情。於是她嘴裏哼着歌：

綠色的田野，

金色的河流，

到處都飛揚着快樂的歌聲，

嘿！嘿！

「阿巧，你來看，這個東瓜多大呀！」阿巧的母親打斷了阿巧的歌聲。

阿巧走過去一看，啊！一個大東瓜躺在地上，露珠在瓜的粉面上慢慢地滾着。

「啊！媽媽，瓜熟了，可以割拉！來，刀給我。」阿巧從媽那里接過刀，割斷了瓜蒂，她雙手捧着瓜，口里又唱着：

東湖瓜田百里長，
東湖瓜名揚全疆，
那裏有個種瓜的姑娘，
她的名字比瓜香。

「阿巧，你唱些什麼呀？你快來！那藤苦瓜結上了好多呢，她去包一包，我還有紙袋。」

阿巧接過紙袋，走到苦瓜藤邊，果然一條條小小的苦瓜正在微風中搖擺。在苦瓜藤上還開了許多小黃花，小蜜蜂正在那裏嗡嗡地飛着。阿巧手巾包着苦瓜，口里又唱起來。

國昌回到家，跟以往不同了，以前他老是貪玩，可是這次回來老是喜歡看書。以前他老是喜歡在母親面前撒嬌，現在他對母親的百般體貼反而覺得有點累贅，他的母親說：「阿昌變了，一天到晚就是看書。」他的爸爸說：「當然不同啦！以前是小孩子，現在是中學生啦！」

國昌在家里看書，他的母親老是在他身邊問長問短：晚上要他早睡，睡前又叫他別忘了蓋被。早上起身來也要他穿上寒衣，又要他多吃幾粒雞蛋。國昌覺得反而不好意思起來，他每次都說：「我自

己來，媽。」

張平也選了公共假期沒有送報的日子回家去，他把存下來的錢交給他母親，他母親不要，叫張平把錢好好的藏起來，留着以後沒錢的時候用，但張平不肯，一定要母親收下。

大清早，張平仍舊是跟母親到大紅山的牛腰上去割膠，他的母親說：

「阿平，中學生了，別到膠園去，反正只回來這麼一兩天。」張平却說：「媽，中學生更應該去勞動，讀了書是要爲勞動的呀！」他的媽聽懂了張平的話，但不懂他的意思，她說：「我只望你有出頭的一天，畢業後找份好工作，我們這一生可辛苦够拉！」

中午，他們母子挑着膠回家去，一路上碰到了很多膠工，他們都對張平的母親說：「阿平真是個好仔，連回來這麼一天都幫媽割膠。」

(十一)

十二月間，年假又到了，大和和張平的成績非常好，名列前茅。阿巧中等，每科都及格，但國昌却有二三科五十幾分，成績單上印着「試升」兩個字。

放假的第一天，大和坐早船回家鄉去。第二天，他便帶了七八個「小鬼」出來。其中有三個女的，四個男的，男同學中有一個是全村中頂有名的野孩子，他外名叫蛇龍王。——這些都是出來升學的，其中有三個的家庭是和張平一樣的窮苦，他們的父母本是給他們預備好了一把新的膠刀，但大和對他們的父母說：

「讀不讀出來再說吧！像張平，去年也不是不能讀嗎？可是明哥有辦法啊！他現在已讀了一年了，同時還考第一名呢！」他們的父母還是猶豫不決，大和又說：「等到讀不下去的時候，再回來割膠，不是也一樣嗎？」終於他們被大和說服了。

明哥又忙了幾天，走了許多「內線」，後又使了幾套「騙術」，終於大家都報到了名。其中又有

三個和國昌以前那樣，每天都得讀聖經，但那全村有名的蛇龍王却幸運，進了C中學和國昌同一間學校。

他們又在距房子不遠的後面租到了一間屋子，屋子也是一房一廳，後面是廚房，房子租到後一部份人便搬過去了，大約是經過了一個星期後，他們的生活才漸漸地安穩與有規律起來。

有一天，明哥對阿巧、張平、大和及國昌等人說：

「現在，你們是『大鬼』了，以後，你們這些『大鬼』要負起教育『小鬼』們的責任。」

阿巧和大和耳語了幾聲後，突然大聲地笑起來，明哥問他們什麼事那麼好笑，大和笑道：

「明哥，他們是『小鬼』，我們是『大鬼』，你可是『老鬼』啦！」話後大家哈哈地大笑起來。

笑後，國昌說：

「那些小鬼之中有幾個很壞呀！尤其是蛇龍王，前個假期我回去，他還跟我打架呢！」

「前個假期？」明哥說：「前個假期你和蛇龍王也是半斤八兩啊！」

國昌聽了明哥的話，心里覺得慚愧，不好意思起來。

「明哥，」大和說：「大和和建發的家里根本不能寄錢出來給他讀書，這怎麼辦？還有蛇龍王的也够用。」

「是啊！」明哥答道：「這是個難題，要我們解決。」明哥停了一會又說：「我看這樣，我們來成立一個助學會。」

「助學會？」

是的，我們一面回家鄉向每一家捐錢，不管多還是少，都叫他們捐，還有我也向我的朋友們捐，你們也向你們班上的好同學捐，我們先來一個普遍地向大家捐款，然後再請他們出得起的每個月一定出多少，我想，我們家鄉的人一定會支持我們。」

「對，我們來個樂捐運動。」大和也應着說。

「這辦法很好，我們要馬上去做。」張平也支持說。

於是大家決定了。

兩天後，明哥、大和、阿巧和國昌都回去進行向村民「樂捐」的工作，這工作馬上得到了全村民的熱烈反應。雖然他們有的只出一塊幾角錢，但也顯示着他們對本村的孩子們教育的熱心，他們的反應是：「本村應該多出幾個中學生哪！」

明哥等人的工作方法是先到每一家去宣傳，然後才向他們捐款，過後村民們都說：

「這些小伙子想的倒週到。」

也有的人說：「看起來，他們年紀小小，倒做起大人的事來。」

另有人說：「這一定是阿明出的好主意。」

「大和像他公公那樣，很有口才。」

「阿昌變乖了。」

「張平是個刻苦的孩子，他每早要派報。」

「他們出去讀書，真沒白費錢。」

「他們……」

在家鄉的樂捐工作順利地完成了，同時規定每個月出錢的還有二十幾家，這些出錢的都是家庭經濟比較鬆的，國昌的父親答應每個月出五塊錢。這樣，在每個月之中，以後可以收到五六十塊錢。

他們幾個回到星洲之後，又去向他們的朋友和同學樂捐，這樣，便解決了他們在經濟上的許多困難。

假期中，各個學校的遊藝晚會都接二連三地演出了，明哥帶着這批「小鬼」們到羽館去看遊藝會。

人是那麼多，舞台上的燈光在那麼的輝煌，這些剛從鄉村里來到都市的小鬼們看到了這場面，心里有說不出的興奮。

幕開了，蛇龍王看了一半，便叫起來。

「大……大……大……大砲昌，大砲昌，你……你們看第一排的角頭。」

坐在他們周圍的觀眾聽到「大砲昌」也笑起來，幾個小鬼之間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直到他們用眼睛找到了國昌為止。

幾個節目過去了，一個小鬼問道：

「明哥，台上為什麼沒有大和？」

「大和是台後英雄，不出面的。」

小鬼聽不懂什麼是「台後英雄」，明哥說台後英雄有時要爬到很高上去綁東西，他們又想再問下去，然而，鑼聲又响了。

孩子們出來星洲還不到兩個星期便看了四場遊藝會，同時還看了兩套中國電影「畫中人」和「劉三姐」，這時候他們感到城市里的生活是多麼的美麗呀！是多麼的熱鬧和有意思啊！

他們其中有的說以後要和國昌那樣上台去唱歌！有的說要像阿巧那樣上台去舞蹈，有的却說要像張平那樣寫文章到報紙上刊登，但蛇龍王却說：

「我……我……我……我要像大和那樣，做後台英雄，我……我……我……我爬樹比大和還要厲害。」

(十二)

新年又到了，出去星洲升學的同學們坐滿了一船，他們在船里唱着歌，船乘風破浪地向着家鄉前進。

大紅山雄偉地佇立在遠方的對岸，她的峯頂頂着天，黛黑色的山谷里升着幾道輕柔的白煙，山腰上環繞着朵朵白雲。

「啊！你們看，大……大……大……大紅山，我們的家鄉，多……多……多……多美呀！」蛇龍王口吃喊起來。

「是啊！大紅山，她好像在歡迎我們回去。」另一個小鬼說。

「同學們，明天年初一，我們就去爬大紅山，好不好？」船頭傳出了大和的聲音。

「好哇好哇！我們一定要爬上去。」

「我……我……我……我來比賽誰快！」蛇龍王喊

道。

「你這蛇龍王，爬樹大王，誰跟你比。」另一個說。

「我說你們不敢跟我比賽嗎！」蛇龍王自豪地說。

「我們爬上峰頂，雲朵從我們頭上飛過，那多好玩啊！」

「晚上，月亮也從山頂經過，要是我們站在山頂，伸手捉住月亮，更好玩。」另一個小鬼說着。

「把月亮拿回去，煮……煮加厘……」蛇龍王說着大家都笑起來。

新年，孩子們依舊是那樣的快活。鄉村里的一切，也都依舊，惟一不同的是在新年里，村子里又多了七八個中學生。

大和的公公阿鬚伯見了明哥，興奮地說：

「到底是你們年青人有眼光，懂得多，中國的確變啦！哈哈……幸虧我這幾十株榴槿樹，幫了我回到了唐山啦！唉！見了老家變了樣，我這一生，再也沒什麼指望啦！就是死——」說到這，他停住了，後又說：「哦，新年頭，別提這個。」過後他掉出了幾顆淚珠。

過後，他又和明哥談論起國家大事來。

年初一的早上，天氣晴朗，風和氣爽，椰樹和膠樹上寄生着的山烏吉花開了，到處是一片清香。在膠林里，一羣青年和少年，以及小鬼們都背了包袱，向大紅山的峯巔上前進。

走過了膠園後是一片陰暗的大森林，森林里陰沉沉，陣陣的蟬聲，增添了森林里的恐怖氣氛。

在森林里，蛇龍王一直仰頭張望，到處尋找鳥窩，果然給他發現了一隻松鼠窩，他要爬上去，但明哥不允許。

他們一直往前走，漸漸地有一陣吼吼的聲響從遠處隱隱約約地傳來，他們聽了這聲音，心里都暗暗地吃驚。

大人們走在前面，他們手里緊緊地握着巴冷刀。

他們向着聲音來源的地方慢慢地走去。吼吼的聲音漸漸地越來越大了，越來越清楚了。

「那好像是水沖的聲音。」明哥說。

大家依舊默默地走了一陣，來到一個大石頭上，蛇龍王爬上大石頭，往下一望，不禁地叫了起來。

「啊！瀑……瀑……瀑布，瀑布！」

大家也都爬上大石頭，往下看。

「我們到瀑布去。」不知誰在喊。

那是大約有三丈多高的瀑布，清冷的水從山崖上瀉下來，水花四濺，响聲隆隆。瀑布旁，水點有如細雨一般撲到人們的面上。大家在瀑布旁的岩石上坐了下來，洗個臉，喝點氣水，吃點東西，休息了一陣後，又往山頂上前進。

十一點多鐘，大家爬到了峯頂。站在峯巔上，雲朵從他們的頭頂上飛過。

遠望過去，前面是一片七彩繽紛的雲海。那是多麼優美的雲海啊！沒有到過高山頂上的人們，連想像也想像不到這雲海的美麗，站在峯頂上，遠望大海，就如到了仙境一般。

孩子們正在山頂上玩着，跳着，喊着，他們真想插上翅膀，騰雲而去啊！

大和，張平和阿巧坐在草地上，他們都對着前面的雲海出神。啊！人間還有什麼比這更美麗啊？人間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愛啊？他們想着，可是當他們往下一看的時候，啊！不，不，那雲海下面的大地更美麗，更可愛。——巴西河像一條碧綠的帶子，繞環在山脚下和那羣山之間，他們的家鄉也就在那美麗的大紅山脚下，清幽的巴西河畔邊。啊！我們的家鄉比這雲海，比這仙境更美麗。那週圍是一片多麼美麗的山和水啊！那一道道的山，那一道道的水，那一條條的河，那一條條的灣，山對山來水對水，河對河來灣對灣。巴西村就在海灣口，巴西村就在河畔上，碧綠的海水像一面鏡子，星加坡就

浮在鏡子面上。

大家對着這一片美麗的景物，都陶醉了。

「多美呀！這就是我們的家鄉！」張平感動地自語地用詩句來讚美道。

「多美呀！我們的山河，我們的祖國。」大和也感動到流出眼淚，繼續着張平的詩句朗誦出來。

阿巧默默地依在一株小樹上坐着，她的眼睛凝望着巴西河邊的家鄉，從雲海上吹來的風呼呼地吹動着她的辮子，細細的頭髮在她的腦後飄動，在陽光下她的臉蛋顯得更紅潤，更加美麗，更加豐滿。

「啊！我們的山河，我們的祖國……」

「還有我們的人民，苦難的兄弟……」

又是一陣讚嘆的朗誦聲轉到她的耳里，她更感動了。當她聽到了我們的人民，苦難的兄弟時，不禁在一陣淚水湧出了她的眼眶。

明哥聽到了張平與大和對自己家鄉的讚誦，心里感到一陣興奮與激動，後又看到了阿巧臉上的淚珠，他心里却又感到一陣的難過。

「成長了，祖國需要你們！」明哥心里默默地想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寫於星洲北斗室
(接16面)

在路上走着，臉上流着淚水，從她滿淚水的眼睛望出去，她看到那白濛濛的霧氣，在霧氣里她隱約地見到那間小茅屋。她也彷彿看到她親愛的小宋妮契卡向她伸出手熱烈地抱住她的頸項，口里輕輕地叫：「我親愛的好媽咪！」

不，你才是好的，我的陽光，你是最好的！你的生活將不會像母親一樣。沒有人會玩弄你的……嘉爾娃走回家去。在夜里，她又聽到拖拉機的轟聲。她的心，她的靈魂又再被折磨，一直到天明，那又怎麼辦。沒有用，假如田里依舊傳來那轟聲……

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譯目「Twenty Five Stories」



· 青石 ·



我總喜歡獨自坐在蔥蘢的紅毛丹樹下，靜靜地思索，每當這時候，我的心情總是有些苦痛的。

我想起的多半是幾年前的事，那時候生活在大伙兒中間，我感到無限的幸福。就是在那個時候，大哥哥們熱情而又激昂的話感染了我，使我從無知當中接受了新的理想，開始過着戰鬥的生活，於是我就在那樣的情況底下成長起來了。那種多姿多彩，戮力同心的集體生活，我是多麼熱愛着啊！

尤其使我不能忘記的是：在千萬支彩旗飄揚的戰場上，我把自己的感情、志向和大伙接合在一起，心連着心，表現出強烈的、願為美麗的遠景而奮鬥的精神。在那火熱的生活中，使我的性格慢慢變得沈默起來，這沈默之中却包含了多量的熱情和對黑暗的社會的憤懣。

如今，那樣可愛的日子已經一閃而過，再也叫不回來。可是我不覺得害怕，也不感到孤單與彷徨，更不會哭泣悲傷，因為在我周圍還有許許多多我熟悉的伙伴們在鼓勵着我，他們用流着鮮血的手拉着我，在黑暗的曲徑上緊緊的和我靠在一起，邁步前進。

雖然也有人在面臨戰鬥的時候退縮了，甘願讓自己的身子被按在冰窖裏面，甚至於跳入深而穢臭的污水潭裏，可是前進的隊伍是越來越壯大，壯大

到足以抵擋洪水的衝擊，壯大到能夠衝破一切銅牆鐵壁，壯大到可以致敵方於死命。

的確，那時候的日子是可貴的，也是值得留戀的，然而要看看我們生活在什麼地方，生活在什麼時代，那會永遠有那樣充滿青春閃光的日子。但是，美好、幸福的日子是終要從他人的利爪中奪回來的。

是的，應該把我們的眼睛睜得大一點，看一看全世界的奴隸的苦痛，看一看暴虐者們的血腥罪惡。如果你看到奴隸在暴虐者的鐵索枷鎖面前高聲大笑，那就會增加你的獻身新社會的勇氣。

奴隸們已忍受够飢餓寒冷了，眼淚也早就掉乾

(二) 躑躅

斐亮

我遇到你在路邊躑躅
我看到你憂鬱的眼神

朋友，可否讓我為你解釋：

——畢了業，却不知上那裏去

雖然你有好成績
但却找不到工作

父母不諒解你
整天在你耳邊聒絮

你只得久久地
在路旁躑躅，躑躅

懷着沈痛的心
閉蕩在祖國的土地上

，他們將舉起筋肉條條的拳頭擊爛暴虐者們的狡猾、毒辣、陰謀多端的腦袋，然後抹乾血跡，迎接美好的世界的到來。

儘管到處都還那麼黑暗，烈火總是要出現的。經過烈火燃遍了的土地，便是一座美麗的、全世界人民的家園。

誰都在期望

莎川

那停在獨立橋下的船隻
爲什麼，你們不能
迎着那滾滾的海浪
行駛在那深藍的海面上
而卻在這里
讓海水腐蝕你們的船艙。

× × × × ×

失去了往日的雄姿
勞動的聲音
不再响在你們的船艙上
只留下那空泛的船身
孤孤單單地深陷在污泥裏

× × × × ×

你們在怨恨：
爲什麼人們
忍心撇下了你們
孤孤單單在這裏
唉？誰愿意撇下了你們，
法令作了我們的仲裁。

× × × × ×

你們在期望
人們從新歸來
回復往日的雄姿
乘風破浪奔馳在那
那深藍的海面上
誰都在期望，那日子的到來
重新和你們在一塊
奔馳在那海面上
從事祖國的事業。



中國針灸醫學總院

☆精醫一切奇頑疾病☆
 ☆面函授班照常招生☆
萬病一鍼

針灸的奇望自院驗兩，標是謀志通名
 治遺物威疾治願而數得解；人的男度參
 病實理，病不患誤十，，明成的捷女者，，索章即寄。
 乃之治舉，能病生年新內晰功良徑，，均
 中一療凡未認者命臨編容，快術，具可
 國：百一經為慎，床講豐穴速，凡有普報
 古是病切本絕勿本實義富道，是有普報
 本院兼售不銹煉熱針，零售批發一律即寄。

中國鍼灸醫學總院院長蕭憶我
 新加坡實籠崗律五四五號 電話：三四三〇六
 54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8. Tel: 34306

永遠芳麵粉有限公司

新嘉坡明古連街（五馬路）七十三號
 ||本代藍球麵兼菜出口諸光無歡||
 ||號理匙人嘜粉糖油入商君顧任迎||
 電話：三〇八三三

JONG JUAN FANG FLOUR CO. LTD.

No. 73, BENCOOLEN STREET,
 SINGAPORE, 7.

Distributor of Blue Key Brand & Atlas Brand
 Wheat Flour, Importers and Expopers Sugar
 & Margarine Cooking Oil.

TEL: 30833 27961

肉乾 香珍美 著名

號九十二百二牌門街亞利多域坡小坡嘉新
 （角面對浮沙白即）

BEE CHUN HENG

229, Victoria Street, (In Front of Bugis Street)

TEL: 39373 & 34624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採用最滋養
 豐富原料焙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得宜久藏不
 壞較之他家誠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
 親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蒙 惠顧
 請認明「美珍香」獨家製造招牌為
 記外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款匯來
 列明地址由郵奉上決不有悞也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眾皆知
 兼代理胡振隆 美珍香披露
 正庄烏蘇油